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湖北黨務週報



中華民國十九年八月二十五日

第四期

中國國民黨湖北省黨部臨時整理委員會宣傳部印

總 理 遺 像



總理遺囑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現在革命尙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

湖北黨務週報

目錄

- 一 時評
- 二 黨務
- 三 政治
- 四 軍事
- 五 國際
- 六 言論
- 七 專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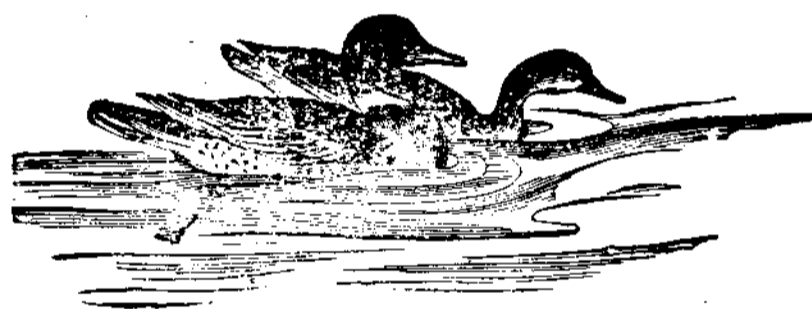
目

錄

一

目

錄



二

時 評

招商局金利源碼頭案是法律問題嗎？

一 得

考金利源碼頭，原係招商局自填之灘地，並已於光緒九年間，取得升科印照，其為招商局之產業，固無疑義。不幸中法戰敗之後，法教會三德堂乘戰勝國之餘威，強指此灘地為該堂所購買，硬要吊銷招商局之升科執照。交涉幾經十年，終因「弱國無外交」，將該碼頭主權斷送，僅換得一租用之權。故在外交歷上，此事亦是最恥辱的一頁。乃最近法教會三德堂，更無理取鬧，藉口招商局付租後期，遽將訂期五十年之租約，宣布無效，並起訴於法界會審公廨，希圖攫得法律上之根據，而招商局亦視為法律問題，謬然應訴，卒以法公廨之徇私判決，准三德堂取消租約，收回租地。這是何等的橫蠻！

查招商局金利源碼頭一案，本係外交問題，不是法律問題。第一，凡帝國主義者，無論其國體或個人憑藉不平等條約所取得之權利，皆為不合法的權利，為本黨所急欲取消者。法教會三德堂憑藉租界奪取之金利源碼頭，當然為不合法的權利之一，這種不合法的權利，當然不能拿強制訂結的租約來保障。第二，凡在中國領土以內之土地，

其所有權，當然屬之中國，外人只有租用權，斷無所有權，這是國際的公例。今法教會三德堂以外人而所有中國之金利源碼頭，而中國之招商局反僅有租用權，是該堂本身已破壞國際公例，何能繩中國以法律。第三，招商局已收歸國辦，其當事者為中國政府，法教會三德堂即使對於招商局付租延期有異議，亦當由該國領事向我國政府交涉，今乃訴之於法律，顯係非法妄為。第四，領事裁判權，既經我國政府明令取消，所有外國在中國設立之法庭，皆已否認其存在，法界會審公廨當然亦在否認之列，今法教會三德堂向已失効力之公廨起訴，其判決無論公正與否，均等於廢紙。

基於以上之理論，金利源碼頭一案，應由外交手腕解決，才為合理。如果依據本黨對於政綱之標準，應有下列之解決：根本的解決，當然有俟於不平等條約之取消和全部租界之收回，即就本案之本身而論，至少要辦到（一）取消金利源碼頭原有租契，收回土地所有權，（二）撤銷法界會審公廨，完成司法獨立，才是合理的解決。

如何保障軍事的勝利？

一針

自濟南克復後，閻逆精銳已損失殆盡，同時馮逆所部，以策應失敗，亦紛紛由平漢隴海分頭退却。中央軍若趁此破竹之勢，追蹤逐北，則抵定平津，收復鄭汴，直指顧問事耳。故在軍事方面，中央軍確有十二分的把握。但是究竟如何保障軍事的勝利，這是值得我們考慮的事情。一般人以為保障軍事的勝利，只要有精良的器械，充分的軍餉，銳利的士氣，和統一的指揮就夠了，其實這種觀察是錯誤的：軍事的勝利能否保障？不僅在戰鬥本身條件的具備與否，尤在軍事過程中，在政治方面，是否滿足了人民最迫切的要求並解除了人民最切身的痛苦以為斷。如果什麼都藉口於軍事過程，連民衆最切身的痛苦和最迫切的要求，亦認為「應有」的痛苦，和「過分」的要求，而心思所以滿足並解除之，則人民將懷疑政府的軍事行動究竟

爲的是什麼？同時，對於軍事的勝利，亦得以與其本身無直接的利害關係，而漠然視之。試問不喚起民衆同情的軍事勝利，是否能保障於不敗？目前一般人民最切身的痛苦是什麼？很顯著的如土匪共黨之燒殺，貪官污吏之剝削，苛捐雜稅之負擔，……已經弄得一般人民顛沛流離，無所歸宿。人民在這種痛苦的生活狀況之下，其迫切的要求，當然需要地方安寧，政治廉潔，負擔減輕，使得他們各安其居，各樂其業。如果政府能在此軍事過程中毅然決然滿足他們此種最低限度的要求，則政府的行動才表現是代表人民利益的行動，而軍事的勝利，才能喚起民衆的同情，獲得他們熱烈的擁護，這樣，才是保障軍事勝利的根本辦法。

貢獻於湘鄂贛三省綏靖會議

千里

自從國府明令特派行營何主任負責辦理湘鄂贛剿匪事宜以來，何主任即積極進行，決定計劃，現爲集思廣益，同商良謀，以期根本肅清三省匪共起見，特召集三省綏靖會議來應付這個使命，已於本月二十一日舉行過籌備會，而會議日期亦已定於二十七日舉行了。這是一個多麼可喜的消息啊！

我們在快慰之餘，有幾句愚者一得的話貢獻出來。湘鄂贛三省的匪共，固然很猖獗，實在呢，他們不過是小醜跳梁吧了。他們這些烏合之衆，用着少數的槍械，委實不堪一擊。然而，這小醜竟能橫行於三省的原因，在那裡呢？第一，從前剿匪的人只知道追擊却不知肅清，往往以「吾境之內，已無匪蹤」爲功。其實這是錯誤的。我們

都知道，匪共的慣技就是一見軍隊即如鳥獸竄。如果我們只用追擊一法，他們却逃之夭夭了。倘若我們能够窮追的話，也許還不難殺敵致果。無奈，過去的軍隊只追到邊境就奏凱歌了。於是在甲省猖獗的匪，依然猖獗於乙省。這樣地剿匪，真是徒勞無功。第二，從前剿匪部隊常有只知保全自己實力，對於剿匪徒以敷衍了之。甚且以爲匪共勦滅了，自己將因失其作用而被裁汰。這也是錯誤的。我們應知道我們是和匪共不兩立的。匪共一日存在，我們即一日不免於危險。若存着封建思想而勦匪，則終不免於有其名而無其實。第三，從前對於勦匪太忽略民衆。我們應知道民衆有許多是很痛恨匪共的。我們勦匪，就要跟民衆合作。不然，妄殺無辜以邀功，結果反使匪共增加了樓囉。我們明白了這幾點，那麼，此後勦匪的辦法，第一，

要用四方包抄的法子，使匪共不能夠東逃西竄，以收斬草除根的功效。第二，應該實事求是，我們是勦匪，就認真地切實地勦匪去，只知這是爲國爲民的事，並不存一絲一毫的保存實力的封建思想。第三，對於曾受匪共蹂躪的民衆，應竭力愛護，使民衆和我們打成一片，以免他們受匪共的誘騙。

這麼一來，三省的匪共，雖有更多的狠，也不難於撲滅淨盡。

復次，我們中央討伐閻馮諸逆，前方已節節勝利，擾亂我們後方的匪共，若不根本肅清，則我們對於戡亂的工作只好算是做了一半。現在，好了，三省綏靖會議將舉行了，三省匪共的末日將到了。我們很希望，三省的匪共在三省裡頭消滅了，而不至於流竄到別的分去！



黨 務

中央黨務

中央第一零六次常會之要案

中央執行委員會二十一日上午八時舉行第一零六次會議，出席者戴傳賢，譚延闓，胡漢民，陳果夫，列席者焦易堂，陳立夫，林森，王寵惠，馬超俊，邵元冲，古應芬，劉蘆隱，陳肇英，曾養甫，王伯羣，李文範，克輿額，桂崇基，主席戴傳賢，決議各案，探錄如左：(一)推戴傳賢劉紀文兩委員慰勞前方將士，(二)准湖北省黨部臨時整理委員王鏡清辭職，遺缺以王獻芳補充。(三)准湖南省黨務指導委員王鳳喈辭職，遺缺以彭國鈞補充。(四)准江西省執行委員鄒曾侯辭職，遺缺以該省候補執行委員龔伯循依次遞補，(五)加派曹明煥楊興勳為江蘇省黨務整理委員。(六)青島特別市黨務指導委員馬福祥已他調，又楊興勳另有任用，又吳任滄李郁廷辭職照准，所有各該遺額以侯聖麟，梁醒，黃方治，秦亦文補充。(七)派羅新保為廣東反省院訓育主任。(八)中央監察委員會函送處分黨員案件四起，計永遠開除黨籍者顏昌助，陳方度

，謝國馨，歐陽九，熊克立，譚巨濤，陳漱源，龔勵初，張垣然，柳克植，曾慶溢，唐升節，胡良翊，盛先學，周子熙，王揆一，(湖南)十六人，開除黨籍者馮人驥，(即振寰，山東新泰)黃勉(即黃河源，湖南宜章)馮安仁(山西長平)三人。開除黨籍三年者郁廷岩(江蘇啓東)一人，均決議照辦，(九)推邵委員元冲出席下星期一中央紀念週報告。

中執會嘉勉蔣總司令及各將士

中央執行委員會，昨(十九)日電蔣總司令暨前方將士，對克復濟南之役，獎勵有加，原文如下：蔣總司令并轉前方各將士助鑿：贖銖(十六日)未電，欣悉津浦膠濟兩路國軍，經同志縝密之計劃，各將士忠勇之奮鬥，時僅旬日，大勳迭奏，使逆敵首受重創於泰安，繼遭敗潰於平陰肥城界首黨家莊等處，終則大敗於濟南，閭閻主力覆沒殆盡，馮逆殘部，聞風喪胆。此戰之勝利，乃三民主義之革命勢力，戰勝一切殘餘反革命之勢力，亦即力求和平統一之中國民族意志，戰勝帝國主義扶植反革命勢力以圖侵略之陰謀。黨國由是而安，民族由是而存，此皆我同志籌運

有方，諸將十矢忠効命所致。捷報所及，全國騰歡，所有此次奮勇克敵之將士，除仰即詳細查明分別嘉獎外，尙望鼓大捷之聲威，掃破殘之小醜，俾爲迅拯生民於水火，重躋國家於和平，企予望之。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皓（十九日）

中央新訂人民團體改組辦法及組織指導員任用規則

中央執行委員會對於人民團體組織法規，多已從新訂定，分別頒行，所有人民團體亟應於黨部指導之下，依法改組，七月三十一日中央第一〇三次常會通過「指導人民團體改組辦法」，及「人民團體組織指導員任用規則」，當經函送國民政府查照，轉行所屬知照在案，國府奉函後，已於十三日訓令直轄各機關，并轉飭所屬，一體知照矣，茲探誌該項辦法及規則如后：（甲）指導人民團體改組辦法；（一）特別市黨部縣市黨部及特黨部指導所轄人民團體，遵照新頒法規改組時，依照本辦法辦理之。（二）前列各黨部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務須於奉到本辦法三個月內，將所轄之人民團體，指導改組完竣，但有特別情形，得逐級呈請中央執行委員會訓練部核准延長之。（三）前列各黨部辦理指導人民團體改組事宜，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務須於限定期內，完成下列重要工作；一，調查所轄各人民團體之狀況，二，令各人民團體呈報會務狀況會

章，及負責人履歷等，三，指導各人民團體之改組負責人，四，登記各人民團體及其會員人數。（四）前列各黨部指導所轄之人民團體全部改組完竣後，應將辦理經過，造具報告，逐級呈請中央執行委員會訓練部備案，其報告方式另定之。（五）前列各黨部指導所轄之人民團體改組完竣，經審查認爲健全時，應令該人民團體，呈請主管官署立案。（六）不屬前列各黨部之人民團體指導改組事宜，由中央或省黨部直接指導辦理，或指定附近黨部辦理之。（七）本辦法由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決施行。（乙）人民團體組織指導員任用規則：第一條，本規則依據修正人民團體組織方案第三節第二項制定之。第二條，人民團體組織指導員，由當地高級黨部選派，但須呈報上級黨部備案。第三條，人民團體組織指導員之任用，以各黨部訓練部（或科）或民訓會工作人員爲原則，第四條，人民團體組織指導員之任用，除給任用書外，并須通知有關係之團體及官署。第五條，人民團體組織指導員於所指導之團體組織完成，經黨部認爲健全後，即解除職務，第六條，人民團體組織指導員，如發現左列各項情事之一時，由派出之黨部撤換之：一，被開除黨籍或停止黨籍，二，營私舞弊，查有確據，三，工作廢弛致所指導之團體久延不能成立，第七條，人民團體組織指導員之工作方法，由中央訓練部制定之。第八條，本規則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議決施行。

本省黨務

省黨部舉行廖仲凱先生殉國五週年

紀念大會

王獻芳主席並報告開會意義

省整委會于二十日在該會大禮堂開廖仲凱先生殉國五週年紀念及討汪刺共大會。計到該會全體職員，及各機關各學校代表三百餘人。由宣傳部王鏡清部長主席，（王獻芳代）行禮加儀後，首由主席報告開會意義，略謂：

各位同志，今天是革命先烈 總理的忠實信徒廖仲凱先生殉國五週年紀念，同時敵會鑒於在本黨有個深長歷史的汪精衛，勾結共產黨在長沙大肆燒殺，所以附帶舉行討汪刺共大會，兄弟向來不會說話，但是想到今天開會的重要，又不得不將我個人淺薄的意見，和悲痛的感覺，貢獻於在座的各位同志：

我們曉得當 總理在世的時候，最能服從 總理而為青年界所信仰的要算是汪精衛和廖仲凱先生了。現在 總理是棄我們而長逝了。廖仲凱先生也被反革命派狙擊而殉難了，碩果僅存的汪精衛，是應該如何遵奉 總理的遺教，努力於國民革命的工作，才對得起師事父事的 總理，及患難與其聲譽併駕的廖仲凱先生。但是五年以來，汪精衛所表現的什麼中山艦的事變，兩湖的赤色恐怖，廣州的

大燒殺，以及最近的長沙的慘案，都是他直接或間接幹的把戲，我們對於他的感覺，只有痛惜他自己毀滅了革命的歷史，而與起我們「慶父不除，魯難未已」的思想，再沒有五年以前對於他的信心了。汪精衛和廖仲凱先生在 總理在世的時候，負有同樣的盛名，而僅以汪精衛的晚節變得這樣壞，其中實大有原因在。

廖先生是好學勤勞，廉潔誠樸的真革命者。是踏破實地矢勤矢勇的忠實同志，他自從求學時代加入同盟會以來，無時無地不是身體力行的從事革命工作。最大的成績是：

第一，贊助 總理改組中國國民黨。我們曉得本黨有十三年的改組，才有今日的成功，本黨在十三年以前，組織的鬆懈，紀律的廢弛，這是任何人也不會否認的，假使沒有十三年這個改組的階段，決沒有統治全國的今日，然而當 總理宣言改組本黨的時候，有多少腐化份子表示反對，廖先生以他堅忍勇毅的精神來輔助 總理，完成這件重大的工作，這是如何值得欽仰啊！

第二，贊助蔣介石同志籌備黨軍。本黨改組以後，廖先生與蔣介石同志被命共同籌備黨軍，設立陸軍軍官學校於黃埔，蔣介石同志任校長，廖仲凱先生任黨代表，費了千辛萬苦，才成立陸軍教導團，本黨從此才得有奉行黨義的軍隊，來肅清兩廣，以致完成北伐。

第三，扶植農工。廖先生以扶植農工為國民革命成功第一條件，對於農工運動，恆積極參加領導，有時跑到農工羣衆裏親自訓練，多方指導，因此農工羣衆受至誠的啓

發，也努力參加國民革命，平定東江與討平楊劉及北伐諸役，雖說由於革命將士之用命，但得農工的輔助，却也不少。

着了上面這幾種大功績，廖先生之實事求是的精神，當已了然無疑，至於叛黨禍國的汪精衛呢？他全然與廖先生相反，他沒有廖先生的實事求是的精神，一味崇尚虛浮，充分發展其占有慾支配慾，不惜用種種卑污手段，以完成其領袖迷夢。所以他的結果也就成了「夸夫死權」了。我們對於這種專唱高調倒行逆施的汪精衛，自然應該同聲致討，才對得起為黨國殉難的廖先生。但是本黨內面口談革命而不力行的份子，現在還多得很。所以本黨從前的氣勢是突然猛進，現在成爲日漸消沉了，各位，我們要挽回現在的頹勢，必須效法廖仲凱先生革命的精神，從實際方面作去，切莫學汪精衛之崇尚虛浮而忽略了實際問題。那末，國民革命才有完成的希望，中國國民黨才能恢復民衆從前的信仰，而我們今天的大會，才有意義，完了。

次有武昌市黨部代表李國器，傅光海，省組織部楊澂書，訓練部崔主任，相繼演說，辭長從略。

省訓練部擬製鄂省十九年度童子軍

訓育工作計劃方案

甲，關於組織方面者，擴大本省童子軍組織：一，商請湖北省政府，令各縣市政府轉飭教育局令飭所屬各學校

，於十九年度學校經費預算案內，增加童子軍團部經費預算，組織童子軍團。二，督促各私立學校組織童子軍團。三，籌備工商會童子軍。四，籌備中國童子軍湖北省服務員訓練所，以資造就幹部人才。

乙，關於訓練方面者，一，根據中國童子軍司令部所頒發三級課程訓練標準，督促各團長暨教練員，依序切實訓練。二，參考各國最有效力訓練之方法。

丙，關於宣傳方面者，說明本省因受民國十六年童子軍團之影響，社會一般人士，對本黨領導下之中國童子軍事業，多有懷疑，擬將中國童子軍訓練之目標，擴大宣傳，俾社會明瞭而贊助其發展。(甲)文字方面之宣傳：一，將中國童子軍訓練之目標及原由登載報端，并編印成冊，分發各縣市黨部訓練部，負責宣傳。二，儘量轉發中央關於童子軍訓練之刊物。三，製定圖定標語懸掛通衢大道。(乙)口號宣傳：一，責令各童子軍團長選派精幹隊員，組織宣傳隊，分頭分赴公共場所或工廠市場，講演中國童子軍訓練之意義。二，其他。

丁，關於指導方面者，一，令各縣市黨部訓練部，酌增童子軍指導員。二，解釋辦理童子軍事業者，對於組織法規及訓練之疑難問題。三，指導關於登記手續事宜：(一)中國童子軍團部登記，(二)中國童子軍隊員登記，(三)中國童子軍服務員登記。四，指導關於童子軍課程事宜。五，糾正各主辦機關辦理童子軍時所發生之錯誤。六，指導各童子軍團之活動。七，指導各童子軍團之各種

集合。八，指導各縣市童子軍理事會之成立。九，本會童子軍事業之進行事宜。十，其他。

戊，關於考核方面者，一，定期分別考核各團訓練之成績。二，考核各童子軍團長教練員及服務之思想言論行動。三，考核各團之活動。四，考核各縣市童子軍狀況。五，舉行各團學術科之比賽。六，分期舉行區分檢閱及全省檢閱。

己，關於活動方面者，一，參加社會上一切羣衆運動大會服務。二，充分實習野外生活。三，組織消防救護隊服務社會。四，分別練習服務社會警衛之責。

省整委會之紀念週

由喻委員主席作政治報告

省整委會前日上午九時在該會大禮堂舉行 總理紀念週，到該會全體職員由喻委員主席，行禮如儀後，首由主席報告，略謂：各位同志，今天推着一個不愛說話的我，來當主席，並且要兄弟作政治報告，說來一定對各位沒有好的貢獻，平常作政治報告的，不外黨務，政治，軍事，國際種種，關於黨務的，總是說我們的黨務，如何工作緊張，關於政治總是說如何日臻上理，說到軍事總是我軍向前挺進，敵人向後倒退，說到國際情形，不外某國與某國將起鬥爭，某國內部已起了軒然大波，上面的這些說法，在每回紀念週的席上，實有盡量宣傳的必要，尤其是在討伐叛逆的時候，大多數人的程度太低，不如是不能鼓舞我

們革命的精神，不能揭破敵人的短處，如像這次克復泰安，克復濟南，事實儘管排在面前，然而十五裏克復濟南到今天大家纔相信不疑，泰安克復以後，但是還有說得面復失者再，關於這個體裁的報告，等一下請王秘書來講，我現在要講的是一些反求諸己的話，所謂反求諸己的話，換一句就是治人不治反其智的話，明明中華領土之上只有一個國民政府，而何以一切反動份子蠢蠢不休呢，明明知道只有三民主義適合中國的民情國情，足以挽救中國的危亡，而何以共產黨到處殺人放火視本黨如無物呢，如果全黨的同志，大家肯從此虛懷若谷的研究考慮糾正，我想剷除一切反動勢力，實現三民主義，是絕對可能，而且極有把握的，現在一般游移份子，所恐懼的就是馮閻兩大武力，北平汪兆銘所囑集的所謂擴大會議，好像他們的勢力，他們的根據，比我們一般般大的，其實這種見解，大錯而特錯，太不革命，太小膽了，馮閻本有不共戴天之仇，當馮閻背叛中央的當時，馮玉祥本是閻錫山階下之囚，假是閻的力量能够單獨作亂，斷斷乎不會把一個極不相能的人拉攏來作戰的，這種同床各夢的露水勢力，中央軍馬上就可以消滅無餘的，再談談他們的所謂擴大會議吧，在黨的法律方面講，從頭至尾尋不出擴大會議四個字出來，在擴大會議量的方面講，我只看見由三十五個人擴大到十一個人，在質的方面講，我只看見由黨員擴大到非黨員，再研究他們的內包，西山派是反共而誕生的，汪兆銘的小組織——改組派，是不刻字的共產黨，至有今天的以兩個極腐

與極惡的結爲夫婦，其反目離婚，又是必然的道理，再講汪兆銘個人，他可以說是黨國的罪人，人類的惡賊，兩湖的慘禍，廣州的焚燬，現在長沙的大屠殺，都是汪兆銘一手包辦的，一個革命的黨員，能够做出這三樁大事情，他的人格，已經宣佈算死刑了，有人說汪兆銘自掘墳墓，我說汪兆銘着了坎道，不久的將來，一定是要自入坎墓的，以此種人所號召的擴大會議，我們又何憂何懼之有呢，最值得我們懼的，就是我們內部的不振作，不革命，本來在革命的過程中，不免有些不忠實或反革命混入，試問湖北政治方面，有沒有這種人呢，儘管大家正在努力殺賊，他們正好趁混水摸魚，各位腦筋中有沒有這種印像，這種人的姓名記不記得些出來，當真的有的，我們用什麼方法來感化他糾正他，政府方面且不講，我們的黨員個個都明黨義而且忠實嗎，辦黨的人都不貪不污嗎，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這是我今天說話的要義。

省整委會舉行第一百十八次會議

時間……八月十四日上午九時

地點……本會會議廳

出席委員 吳醒亞 左鐸 汪世鑿 喻育之 楊在春

請假委員 劉柏芳 夏斗寅 金亦吾 王鏡清

列席者 黃格君 孫業超 王獻芳 楊錦昱

主席汪世鑿 紀錄陳焜

開會如儀

黨務

主席報告上次決議案

(甲)報告事項

- 一、中央執委會令知關於黨員犯罪涉及行政或司法範圍者其處分之先後程序由
- 二、中央執委會令發增訂處分黨員及黨部之手續由
- 三、中央執委會令知辦理處分案關於變更其原擬處分時應另製決定書通知原被告由
- 四、中央執委會令知黨員受短期開除黨籍之期限屆滿由其所屬黨部審查後呈請恢復由
- 五、中央執委會令知縣監委會及區黨部區分部如遇法定人不能執行職務時之救濟辦法由
- 六、中央執委會令知關於預備黨員移轉至未征求預備黨員區域之移轉手續及訓練方法由
- 七、中央執委會令發婦女團體組織大綱施行細則及婦女團體組織法規之運用由
- 八、中央執委會令知關於處分黨員劉皇玉等案十起由
- 九、中央執委會令知關於處分黨員張師石等案二起由
- 十、青島山東省政府通電討汪由
- 十一、(密)

(乙)討論事項

- 一、直屬漢陽兵工廠區黨部劉增暉呈請指示黨部地位內部組織與工作人員分配及經費標準俾便遵循而利進行案決議 交組織部分別辦理
- 二、襄陽縣黨部馮子固呈爲縣長劉學敏貪污枉法祈函省政

九

府撤職案

決議 轉函省政府

三·襄陽縣黨部馮子固呈爲縣長劉學敏串造僞證祈函省政府撤懲案

決議 併前案辦理

四·襄陽縣黨部電呈前縣長劉學敏違法有據請飭法院協拿究辦案

決議 併前案辦理

五·宜昌市黨部電呈該縣縣長擅押該部幹事張清太祈轉咨開釋案

決議 函民政廳

六·靳春縣第一區各區分部代電爲黨員李大鵬被捕祈轉咨恢復自由并究坐案

決議 交組織部辦理

七·組織部提議據視察員馮益三電稱南漳縣各級黨部組織完備請准予召集縣代表大會並派員監選等情如何辦理請公決案

決議 照准並派該員就近監選

八·組織部提議據孝感縣執行委員會呈爲匪共猖獗財政困難展期改選雖已屆滿仍難舉行縣代表大會祈鑒核等情如何辦理請公決案

決議 准予延期候令召集

九·靳春縣黨部代電爲該縣黨員張蛟等訴以該會執委等陷害李大鵬等情一案祈澈查究辦案

決議 併第六案辦理

十·宣傳部提議擬定改組湖北通訊社辦法六項請公決案

附辦法六項

一·湖北通訊社附設于本部編審科指定助幹一人兼任編輯不另支薪每日稿件由編審科主任及本部秘書審核發稿

二·本部錄事工友名額有限似難兼顧擬保留前項另僱之錄事及交通兵各一名專司通訊社繕寫及送稿之責

三·錄事及交通兵月共支生活費六十五元在宣傳費項下開支油印紙墨等物則在本部領用不另開支

四·每日新聞稿件應分別送陳本會各委員以便查考

五·呈請常會通令本會各部處凡一切應發表之新聞稿件應一律交由湖北通訊社發表不得交給該社以外之任何新聞記者以一宣傳而專責成

六·本案經通過後於九月一日施行

決議 照辦

十一·(密)

十二·宣傳部提議 中央宣傳部現准各級黨部預約加印「三民主義之認識」「三民主義提要」「民權初步淺說」及「中國國民黨與農人」四種刊物減收半價本會可否預約加印應請公決如可預約加印並請決定數量案

決議 每種預約二百本

十三·組織部提議查應山縣黨部執委黃振寰藉黨干政專橫跋扈吳光煜及監委應少華李承澤久離職守不事工作擬將該員等概予撤職其執委會委員即減為三人監委減為一人又據報執委陳潔臣吸食鴉片應予調驗應補執委劉特森有通共嫌疑擬請撤職并密令該縣政府查明究辦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決議 如擬辦理

十四·組織部提議查雲夢縣黨部現只有執委二人監委一人因不足法定人數常會完全不能舉行其執監委員任期已滿雖由本會令其改選但因匪患難以召集其補救辦法擬請將該縣執監委員全體停職再由其執監委員中選擇二人另由本會選派一人為該縣整理委員前往嚴加整理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決議 呈請 中央核示

十五·組織部提議本會為健全各市黨部之組織起見擬考選黨務工作人員以拔取真才其辦法先由本會委員或秘書二人以上之介紹再行審查測驗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決議 交組織部照辦

十六·訓練部提議茲擬定現任黨務工作人員訓練所編製表當否請公決案

決議 推喻汪左三委員審查

(丙) 臨時動議

一·喻委員育之提議在 中央匯款未寄到之前已除名之實習員六七兩月份生活費應否全數發給請公決案

黨 務

決議 照發

二·喻委員育之提議財委會職員僅秘書處撥用錄事一名經查以前積案及各縣市黨部預決算過多擬請另添一會計人才充當幹事可否請公決案

決議 照准

三·左委員鐸提議請函省府令飭各縣縣長將籌備 總理銅像捐款捐冊限八月繳齊以清手續而杜流弊否則查究重辦案

決議 函省府

省黨部一九次常會紀錄

省整委會昨在該會會議廳開第一百十九次會議。出席委員喻育之，吳醒亞，王鏡清，汪世鑾，楊在春，左鐸，請假委員夏斗寅，金亦吾，劉柏芳，列席者楊錦昱，孫業超，王獻芳，主席喻育之，紀錄陳焜，開會如儀，主席報告上次決議案。

(甲) 報告事項，一，福建省黨務指委會代電，為電請中央對於法商水電工潮，提出嚴重抗議，請一致主張由。二，福建省黨務指委會代電，為請中央嚴辦參加擴大會議份子由。三，廣西省黨務整委會代電，申討偽擴大會議由。

(乙) 討論事項，一，東陽縣黨部鄧光浩等呈，為縣長秦祖培違法瀆職，祈函民廳撤懲案，決議，轉函民廳。

二，直隸漢陽兵工廠區黨部劉增暉呈，請確定該區黨部等

於特等縣黨部，以利進行案，決議，交組織部核辦。三，訓練部提議，據湖北省立第四教育館館長張導民呈稱，該館館員萬正道，因公殞命，懇請從優撫卹等情到會，查與黨員撫卹條例不符，似未便依照黨員撫卹條例辦理，惟該員確是為公殞命，情實可憫，擬請轉函省府從優撫卹，當否請公決案，決議，函省府從優撫卹。四，訓練部提議，准湖北省政府函，以據建設廳呈報武昌總商會改組情形，函請轉飭武昌市黨部迅將令武昌總商會停止改組委員會一切活動原案撤銷等由，查該商會此次進行改組，未經黨部核准許可，有違人民團體組織方案，武昌市黨部令其停止改組活動，尚無不合，擬請轉函省府飭令建設廳撤銷令該商會極積進行改組之原案，另由該會呈報黨部核准許可，然後指導改組，以符中央法規，是否有當，請公決案，決議，如擬辦理。五，訓練部提議，據武昌總商會清算事務所呈稱，建設廳徇情袒庇武昌總商會，前已令其負責清算總商會賬目，近則令其停止清算，先着總商會改組，請轉函省府嚴令武昌總商會交出歷年賬項清算，並依法改組等情，應如何處理，請公決案，決議，轉函省府飭令建設廳依法辦理。九，宣傳部提議，宜昌鄂西民國日報，茲據彭旅長聲稱，確係宜昌商民集資興辦，請轉令宜昌市黨部不必加以干涉，並嗣後不得擅發攻訐文字案，決議：（一）令宜昌市黨部，關於此案，既經呈報本會，應靜候解決，在未解決以前，不得擅發傳單，（二）由本會函詢彭旅長詳細情形。

（丙）臨時動議，一，請電賀蔣總司令及前方將士克復濟南案，決議，通過。二，請電東北張司令長官尅日就副司令職，並出兵討伐北平殘逆案，決議，通過。四，王委員鏡清提議，前因公晉京，領旅費洋一百六十元，實用一百六十二元四角六分，茲附詳細賬目及單據，請核銷案，決議，交財委會。五，現在匪共猖獗，民不聊生，請函省府集中人力財力，積極肅清匪共，以解人民倒懸案，決議，照辦。（六）現各縣民衆，因感於匪共蹂躪，紛紛起而劃共，本會應嚴令各下級黨部會同縣政府領導民衆努力劃共，以絕根株案，決議照辦。

省整委會舉行第一百二十次常會

省整委員會前在該會會議廳開第一百二十次會議

出席委員 王鏡清 喻育之 楊在春 吳醒亞 左鐸

請假委員 夏斗寅 金亦吾 劉柏芳 汪世鑒

列席者 黃格君 孫業超 王獻芳 楊錦昱

主席 吳醒亞 紀錄 陳焜

開會如儀

主席報告上次決議案

（甲）報告事項

一、中央執委會秘書處據呈請轉飭嚴重抗議法「都大」水兵毆擊華水手一案奉批交外交部查明交涉由

二、雲夢縣黨部報告共匪破城情形由

三、漢口市政府函知調查法國「都大」水兵毆擊華水手一

案情形請查照由

- 四·曲阜各界反對擴大會議通電反對擴會並請一致主張由
- 五·高密各界討逆大會電請一致討逆由
- 六·漢口市政府函知每星期三日檢驗新增各種車輛由
- 七·長沙何鍵電告收復長沙及瀏陽由
- 八·河南周家口徐總指揮源泉電謝本會冬日賀電由

(乙)討論事項

- 一·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函請征集史料案
決議 交秘書擬定征集辦法再行核辦
- 二·襄陽縣長蔡文政電呈捕押該縣黨委馮子固等係奉范司令命令緊急處分祈鑒核案
決議 如無重大嫌疑應速釋放
- 三·襄樊警備司令范石生電告襄陽縣黨委馮子固等三人為共產黨已飭該縣縣長逮捕詢問案
決議 電復該員等如無重大嫌疑應請迅速釋放以後如遇緊急處分仍盼依照法定程序辦理
- 四·雲夢縣黨部呈報共匪蹂躪情形祈救濟案
決議 函省政府
- 五·南漳縣黨部呈為列舉該縣縣長趙鈞釗種種不法事實祈

轉函民廳撤懲案

- 六·宣傳部提議天門縣執行委員會宣傳部呈報部印及文卷被佛會搗毀請予補發應如何處理案
決議 關於搗毀情形函民廳令該縣縣長查辦部印准予補發

- 七·宣傳部提議濟南克復逆敵摧毀隴海線馮逆所部亦將全部解決和平統一指日可期擬舉祝捷大會並專電慰勞前方忠勇將士請公決案
決議 通過

- 八·宣傳部提議召開討汪劃共大會一案業經奉令會同武漢各同級黨部與總司令行營商洽決定在武漢分別舉行屆期由警備司令部負責戒備并由行營參加籌備以後如何進行請討論案
決議 交宣傳部籌備

(丙)臨時動議

- 一·喻左兩委員提議本會一百十六次常會交下湖北現任黨務工作人員訓練所編製表經審查修正當否請公決案
決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政治

國府舉行第八十九次國務會議

國民政府十五日上午八時，舉行第八十九次國務會議，出席委員林森，王寵惠，孫科，胡漢民，戴傳賢，陳果夫，譚延闓，朱培德，主席譚延闓，文官長古應芬，文書局長楊熙績，印鑄局長周仲良，紀錄秘書許靜芝，李蟠，錢昌照，決議案如下：一·立法院呈為交通外交兩部，呈送倫敦國際郵政公約請鑒核批准一案，奉批交院審核，茲經本院第一零四次會議通過，理合錄案并附繳原件，呈請鑒核施行案，決議：照批准，二·行政院呈為據工商部呈稱，前奉院令飭將商會法工商同業公會法暨細則，參照撤

尚未解決之金利源碼頭案

(上海十六日下午九時無線電)招商局與三德堂為金利源碼頭糾葛，法公廉本定十五日宣布執行判詞，但適逢假期，取消租約將無形延期，聞雙方將進行調解。又訊：招商局與法教會三德堂，為金利源碼頭交涉事，已誌前訊，茲將昨日消息彙誌之：

未執行收回 十五日日本為執行取銷租約之期，惟三德

銷商民協會辦法，加以修正，遵經根據法律，並遵照迭次院令，詳加研究，將商會法施行細則及工商同業公會法施行細則，加以修正，除以部令公布外，應請轉呈備案等情到院，經加審核，大致均尚妥適，除指令外，理合具文轉請鑒核備案，決議：准備案，商會法施行細則第四十一條刪去。三·譚委員延闓提案，為此次長沙被匪焚殺，災情奇重，請由政府頒發公帑，辦理急賑案，決議：以明令由國庫項下撥十萬元撫卹。

堂方面，迄未前往執行收回。

蔡總辦談話 華東社記者昨訪蔡總辦，據蔡君表示，金利源碼頭一案，招商局必盡力交涉，決不聽其失敗，法公廉偏斷，際此收回法權，此種畸形組織法公廉之判決，當可置諸不理，現於電請政府交涉之外，由馬湘伯，陸伯鴻等諸君，出為調停，勸告教會，維持中法交誼，勿至鬧

成惡感，關於法律方面，或將再請法公廨復審，以達租約繼續有效，而維招商局命脈之目的云云。

外部之交涉 該局自呈交通部請即轉咨外交部迅予勸告法領，實踐前任法使領信言，制止公廨執行，顧全國際交誼後，昨日蔡總辦已得外交部某司長電，謂外部已令外部駐滬辦事處，向法領盡力交涉云云。

法領事表示 昨日下午，外部駐滬辦事處副處長劉雲舫往訪法總領事甘格林，據甘表示，謂此僅一小問題，不難解決，即法公廨所判決者，亦無問題云云。

職工會主張 招商局職工會告全國同胞書云，法帝國主義會審公廨，竟毫不客氣的袒護他的工具法教會三德堂，來破壞我碩果僅存的招商輪船局的金利源碼頭了，招商局金利源碼頭，靠溫州班輪船的，那個碼頭，不是人人都道是招商局的嗎，那裏知道，在前清同治末年，光緒初年，剛漲成沙灘的時候，招商局因為要靠船的緣故，化了六十多萬兩銀子，將他漲成了一块地，那時候的確是招商局的，到了光緒七年，上海道和上海縣丈量新漲沙灘。

招商局遵照道縣衙門的公事，去縣裡報請升科，縣裏勘丈清楚，給了招商局升科執照，那時候更的確是招商局的了，後來因為這碼頭裏面，法國的天主教會有個什麼三德堂，在那裏買了一塊地，硬說這塊招商局自己填好已經報升的地，要照子母相生的例，歸三德堂報請升科，他的領事和公使，就幫了他硬出頭，向當時辦外交的總理衙門

和南北洋大臣囉囉，一定要吊銷招商局的升科執照，起初，招商局自然理直氣壯的向本國官廳力爭，那時辦理此案的官廳，也曉得法公使等袒護他的教民，是全不合國法人情的，也和他辯駁了好幾次，不料中法開戰，我國打敗，法帝國主義勢饒薰天，那裏還同你講國法人情，幸而那時招商局當局的手段總算不錯，已經取得多年之升科執照，雖狗了可恥外交上什麼息爭敦睦四字吊銷了，可是還換來了法國公使「並無阻碍招商局金利源碼頭之意」一句話，在前清光緒十六年的冬裏，就在這失敗的外交形勢之下，和法教會三德堂訂了二十五年期滿還可展期的租約，來做了個交換條件，到民國五年冬裏，租約正要展期的時候，他們歐洲大戰，正在吃緊，我們並沒有乘人之危，加一點苛刻的條件，還是很友誼的，和他訂了續租二十五年期滿仍可展期的合同，去年政府用兵，招商局各輪船徵發運兵去了，營業上收入自然大減而特減，合同上訂明的付租日期，在平常照上海的慣習，租房子還有三個月的通融，何況租地造屋，照民法有二年呢，何況在這種特別又特別的時候呢，這個合同上訂明付租的期限，是按季預付的，照合同講，冬季的租金，應該是十月一日照付，照上海的慣習講，就是挨到十二月三十一日去付，也是很平常而很通行的，那知十月二十四日竟接到三德堂的最後通知，限十月底為最後付租之期，我們招商局曉得他來意不善，就馬上到處張羅，到十月底那天，只湊得一部份，也急忙的交去，以為他總要講些多年主客的交情了，不料他收了一

部份租金後，竟板着脸說，「合同即日取消，」可憐我們招商局聽了這句話，好比晴天霹靂，因為這張合同的來路，有外交上一段可恥可痛的歷史，況且這合同上租來的碼頭地位，雖祇有半隻輪船好靠，這合同如果真被他取消，整個的金利源碼頭，被他中間抽去一塊，就不成一個碼頭，招商局的航業，差不多就要全部被他破壞，只得忍了這口氣，再儘力張羅，到了十一月四日，全部租金勉強湊齊，并且加上遲付的利息，趕緊交付，以為三德堂總要回心轉意的了，不料三德堂竟橫了心，拿出他帝國主義工具的真面目來，到他帝國主義的會審公廨去請求緊急處分，勸令遷讓，我們招商局，在這不平等條約還沒有取消他的產物法租界會審公廨，暫時還聽他存在的時候，也只得遷就着，請了律師提出答辯，請他駁斥原告的原狀，並要照合同先行提付公廨，那裏曉得他們帝國主義者上下通同一氣，公廨的判決，竟不採我們的主張，准了三德堂取消租約的請求，後來我們招商局請求覆審，他又是維持原判，咳，不是他們帝國主義者上下通同一氣，乘人之危，安心推

長沙共禍之寫真

長沙災黎之一封通信

七月二十六長沙謠說共產黨匪軍到了東南渡榔梨市石灰嘴幾路，我等總不相信，以為湖南省軍政當局，擁有鉅額之軍力及民衆，決不使湖南破面子，失去省會。二十六下午聽得消息更惡，晚上睡不安，二十七中飯應黃老太爺

翻他們從前使領「並無阻碍招商局金利源碼頭之意」的成言，何至不講慣習，不顧成案，來這樣蠻幹呢，現在既然曉得他們包藏禍心，借着這個機會來破壞我們國家唯一的航業，我們要請招商局的當局，不要照那呈交通部的文上說，再委託外籍律師辱身降志去向那舉國不承認的法會審公廨進行什麼司法上的救濟，自討沒趣，簡直可以根據這碼頭租來歷史，請求政府發還當年吊銷的升科印照，仍回復我們地主的地位，因為他們既然把他自己從前使領的成言來推翻了，那沒那個吊銷升科印照，改爲租用碼頭的交換條件，當然一併推翻，況且本黨的外交政策，取消不平等條件，早晚就要實現，取消租界，取消會審公廨，更不成問題，看他們帝國主義回光返照還有幾時，謹此宣言，全國同胞，一致起來，響應我們，我們的口號，開在下面，（一）取消不平等條約，（二）收回租界，（三）立刻取消法會審公廨，（四）請求政府發還當年吊銷的升科印照，回復我們招商局金利源碼頭的地主地位，（五）擁護國家唯一的航業權。

之召大吃其得意之菜，晚飯在廷園懋齡家，大吃其泥鰍煮絲瓜透鮮的湯，吃得彼此傳布消息，說四點時共軍在榔梨過了河此刻打退一些了，又說東山又來了匪軍，已派兩團人去堵截，急急忙忙把鮮湯喝過就回家，大哥說到吉祥街去會朋友，到晚八時，荷花池以上省軍下子彈斷絕交通

，引起恐慌，不到九時，街上省軍不見，警察都躲了，只傳說小吳門有紅裹腿的紅符號匪軍進了城。驟然人心惶惶，都祇有一死」的神氣，不到十一時只見城中起火，在晒樓上把方向一望，斷定爲省政府財政廳又一村等地。匪軍進城，先有放火隊工作之說，似乎證實了。二十八清早起，向街上一打聽，果然見如上述之匪軍，三三，五五，絡繹於途，自己似乎在此時斷定生命財產家人骨肉如此結賬了，此外並無其二思想，有人來，報說那裏燒搶那裏擄殺，某人捉去，某人又來了，中飯時戴五哥來他已化裝爲一提籃子苦小賣，他說，匪軍要燒文廟，軍裝局和楚怡，大姐慌張，隨將繡菊和鵬孫寄往謝家，仲明所寄妻子四人，亦同時他逃，當晚四哥夫婦，同十二姐再生梅生等都往經武路戴五哥小店去躲，軍裝局發火後之地雷衝擊，我等壯男則將汗褂小衣等件捆負背上坐待起火即走。此時各人面面相視，祇有傷感，無他言語，以爲從此生死各顧，不知人間尙容吾等再相會與否？其時正值市黨部縣黨部省黨部大火久燒，西風緊趕火尾掠余屋脊而過，嗒之聲，熊熊之光，只隔新起之三棟屋，和一短短菜園，心想縱不爲軍裝局之地雷衝毀居室亦必爲諸黨部之火所焚化。眼見街巷無數的男婦大小都從匪軍命令要他或他們，公開的在公共機關搬毀打來之「起發」劈門而過，且高呼「住這樣舒服房子」

都現得救狗命的樣子，我等當晚未睡，硬守到天明，幸又廟尙未承祝融帝光臨，鄰居算是全了。二十九團上來人，說「軍部要兩月房租」，只有如數繳足，因爲聽說「不繳房租者，要燒要殺」燒殺真厲害，聽說就怕人。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七月的底日，就在「度日如年」中不知死活地過去了。八月一日早忽聽大砲「唵陳」真嚇死人也。「唵陳」起，「劈……」也起，而斷續的步槍聲，亦隨之而起，料不中是爲何事？而近城之傷兵及前被匪軍繳械之散兵，隨在貼肉衣中扯出黃白相間之袖章套上，大喊「殺啊」，居然在店裡摸起菜刀砍殺賊軍者，其意以爲省軍反攻得勝了。實則非省軍反攻，係外國兵艦砲擊長沙，并非正式作戰，匪軍得知，大隊槍刀出發，凡遇類似傷兵者，即用梭鏢鑽死，並尋到各傷兵住所行兇，一時人心大慌，大有不知死在何時死在何所死在何種兇器之下之慨，幸此回只有一兩日即息，自一日至二三日，河邊砲聲斷續不絕，回抵之槍聲亦相應續起，都覺生命危在旦夕，有時一大砲彈掠屋頂而過，空氣振動，樓窗板壁顫聲搖擺，儼然真已打倒矣，至三日下午大砲才稀，消息沉寂，捏指計日。從二十七晚起，已有八天之久，省軍毫無動作，中央亦不見飛機來，延到四日晚五時，忽然又是幾大砲，在糊塗睡中驚醒，起床後只令全家人圍坐在地板上以待最後之解決。

細心審察大砲之遠近方向密稀，又用意聽抵抗之機關槍聲之變化，經過一小時半似乎斷定爲海軍攻擊，匪軍抵禦之一幕其形勢似乎先在河邊上有官兵登陸衝鋒，匪軍抵

鏢且戰且退由西北而東行之模樣，只顧天亮好出外探聽，每每一思念一句話未完時，忽然又是一「唸唸」屋瓦被振振作片片響，砲聲之尾音，有時延到極長而不停息，至步槍子落在瓦脊上「唔」「嘶」之聲，似乎已司空聽慣毫不為怕矣。天色魚白，祇聽東南方槍聲如密爆竹，如煮滾稀飯，延長很久很久。街上漸有人聲，開後門竊視之，則見有十餘省軍橫槍舉刀，逡巡而行，其狀似搜索樣，如是神經一振奮，耳目一清醒，斷定官軍已進省垣，匪軍料到退走，望街上探視，見男婦大小，各在家門上撕抹紅紙畫寫之「歡迎」旗幟用力地搥去匪軍和瀏陽蘇維埃政府所寫所貼之荒唐標語告示等，吾等亦自然做效在自己家門牆壁上實行這為「威武所屈」「失格死臉」「兩邊倒」「自己吐唾自己吃」之工作。可憐……我這次親眼見共產黨到城，到一處機關，或是他們認為是豪紳之家，在門外號召一聲：「你們無產階級來搬東西去用哪」就見如潮湧浪浪螞蟻歸巢的人遵命執行，不一時功夫其屋一空如洗，然後付之一炬，所謂革命工作完了。昨午官軍打匪軍，正在槍林彈雨生死安危之際，又有前之所謂民衆者奔赴四十九標五十五標搬東西，共共產黨之產，嗚呼所謂無產階級。五日至下午四時，我和藕娃出去打聽由水風井經東，東南，外南，而西，西北繞一大圈回家，行二十餘里，過百數十機關，見街途被槍斃刀鑽而倒地之匪軍或被匪軍擄來担東西僅有紅袖章之可憐者為數有幾十，聽說瀏城外蘆菜園一帶死千數，真又是嗚呼痛哉！統計從七月二十七晚起至八月五

早止，前後約十天，在此十天之中。勝似過十年，一時一謠言，較民十六年荒唐到百數十倍，即如就髮而論，我已連剪兩次，此刻實行為一和尚頭。又說搜有西裝學生裝者要殺，有英文書者係資本家土豪之子，要殺，知識份子要殺，有三民主義和國民黨之刊物者要殺，這種要殺，那樣要殺，殺……本來是共產黨的口號，不料在長沙竟實行了。果然每日由興漢門紅午門小午門瀏陽門牽出去者，為數幾百，這每日幾百牽人出去，關在何處，殺在何處，先時都不知道，後來才知道牽到大橋花橋一帶路上，各赤衛軍（工農人所組織無槍之梭隊）爭相殺起好頑，又真是嗚呼痛哉！至於甚麼人被牽去？則不一定，祇要他們來到府上藉名檢查，每家人總要捉一個兩個三個四個去，捉去無從打聽，也不敢去打聽，多半無生還，捉去者不一定是豪紳，大約他們匪軍怕也是要做宣傳，佔領某處，肅清反動派多少捉去殺死，將來好在工作上報數。或者捉人之兵，可以得賞亦未可知，不然，何殘忍至於此呢！此信德安如肯費功夫可修飾一下投登報紙，使大家先睹長沙的慘劇，因為此時長沙無報，無新聞記者，此種苦處，高高的黨，大大的黨官，應當要曉民生未能生，民死確已死了。我們骨肉再得用寫信當會面，也是萬幸之幸！此刻心亂如麻，語無倫次，後之行止，暫不能顧，且待一週之後，大局定妥再說。大哥如到南京，望快來信。以後來信，莫用官箋必用白箋白封，共產黨檢查得官箋，認為是「國民黨黨治下之匪，殺無赦」。哀哉！哀哉！十九，八，六，早九時。

長沙浩劫後各行業之損失調查

此次共匪竄陷長沙，燒殺劫掠前後十日，油鹽米店，錢紙金綢，搶劫殆遍，用將各業損失情形，調查於下：

錢業

被擄人員 長沙市錢店德昌盛，豐亨豫，裕順長等，損失最巨。德昌盛被劫後，綁去學徒兩名，伙夫一名，在四十九標執行槍決，幸學徒仗未善為說詞，得釋放回，幸免於難，豐亨豫遭劫後，地痞流氓，打傷經理，裕康錢店擄去先生婦人各一名，先生逃回，婦人未返，生死未知，其餘各店未得報告。

損失概數

坡子街德昌盛劫去光洋一千七百餘元，銅圓二千餘串，行李什物被劫一空，總計損失二萬元，裕順長搶去光洋四百元，銅圓三百餘串，行李什物被劫如洗。豐亨豫劫去光洋一千一百餘元，銅圓四百餘串，什物衣服約值一千餘元。小西門森盛搶去光洋八百餘元，銅圓一千五百串，行李衣物約值八百元。蘇家巷永和，劫去銅圓一百餘串，光洋一百餘元，行李什物無算，洪家井興記劫去光洋七百元，裕康劫去光洋六百元。坡子街大吉昌劫去光洋八百元，銅圓一百餘串。行李布疋約值七百餘元。洪家井長興，劫去光洋四百元，青石街崇興和劫去光洋二百元，福源巷謙吉劫去光洋一百餘元，行李衣物約值二百元。黃道街匯隆劫去光洋七百餘元。

書業

中華書局全部沒收後，並擄去五人，至今尚

無下落。傳聞均經過害，貨物損失，約四萬元之譜。世界書局除捐款外，貨物損失，約五千元。商務書局，除捐款四千元外，（即焚燬三民主義教科書類），並擄去同事一人，行至榔梨市得脫險歸來。真是萬幸，民治書局全部沒收，人幸先逃，計損失約三千元之譜，其餘廣益，集美堂，大東，民智，錦章，長沙，鴻文等家，損失貨物，正在清查，容緩報告。

綢布業

被擄人員 共匪陷城，長沙綢布業損失甚鉅，八角亭日新綢莊損失，為該業之冠，當共匪搶劫日新時，八角亭一帶斷絕交通，戒嚴搶劫，所有貨物，悉數運送平瀏。三興街三十三號吳玉記，綁去同事陶敬厚一名，在長沙中山馬路殉難，聞胡君年二十歲，長沙人，聞者莫不悲痛，福源巷盛記，擄沈季芳，沈愛生，湯菊堂，盛厚吾，徐又林等五人，後經街團赴四十九標地方匪部，保釋放回，藥王街廣昌店夥王瑞和，在瀏正街彭德懷司令部內，綁殺兩次，幸國軍趕到，得免於難，亦云幸矣。

損失概數

此次共匪搶劫綢布業，分兩項損失，一係門市搶劫損失，一係怡和被焚，寄存疋頭損失，計日新損失八萬元，華豐損失五萬元，協倫損失三萬餘元，時新昌損失五千元，正隆損失五千元，大倫昌損失五千元，大盛門市損失六七千元，寄存怡和疋頭二十七件，約一萬五千

元，天申福門市損失五六千元，寄怡和疋頭十五件，約損失八千元；天生福布店，損失四千餘元，北門同泰，損失一千元之譜，其餘各店，未得報告，容探續誌。

▲針織業 被擄人員 此次共匪陷城燒殺十日，市面

金融，搜刮淨盡，各業損失，為數甚鉅，即針織業，亦損失不小，除派捐款，切去貨物損失外，還有怡和棧存貨損失，黃道街四十四號夏德昌號，由共匪政治部擄去店員易少欽一名，多方營救，現已釋回，其他各店未得擄去人員報告，想已無恙。

損失概數 長沙針織業，此次損失，計夏德昌捐款五百四十元，劫去貨物一千六百元，怡和棧存貨損失一千八百元，總計損失四千七八百元，中山東路，唐寶興派捐六十元，貨物損失八百元，藥王街偉倫損失二百三十元，瑞履街新湘記，損失四千五百八十元，上太平街唯一，損失四千九百五十元，瑞履街逢源裕，損失六百元，西長街乾亨利，損失三百元，黎家坡青年會，損失二千七百元，西長街興利，損失一千元，司門口民生工藝社，損失一千七百餘元。

▲雜糧業 被擄人員 共匪陷城，燒殺淫掠，天日為

昏，商場損失，破壞無餘，大行業固已搶劫如洗，即豆麥雜糧，係弱小商人經營，亦損失甚鉅，湘春街一百二十九號元和美店主彭應琪之父，被匪網縛，多方營救，幸未遇害，瀏城橋十六號德運昌學徒趙允建，被共匪擄去十餘日

，音信全無，生死莫卜，其餘各店人員，無被擄情事，亦云幸矣。

損失概數 豆麥雜糧業，此次損失，以油鹽豆麥米洋油等項為最。其餘次之。計中東後街德成豐，損失一千餘元，李三茂損失一千八百餘元，瀏正街裕昌祥損失二百八十餘元，福慶街大昌祥損失七十元，永興福損失一百六十元，閩家園萬興祥損失二百餘元，司馬橋胡萬昌損失一百餘元。小吳門正街偉興昌損失五百十元。碧灣街福昌盛損失一百八十餘元。碧湘街和生福損失一百三十一元。東街德茂恆，損失五百餘元，湘春街大豐和，損失一百四十餘元，長春街福昌和，損失一百餘元，中山西路生太和，損失二百二十元，半湘街裕新厚，損失三百餘元，青石橋厚記廣達，損失二百餘元，半湘街天然豐，損失一百五十元，中山東路福盛昌，損失二百五十元，湘春門外正街乾盛昌損失一百五十元，長春街劉德順，損失一百六十餘元，社壇街會泰昌，損失一百二十元，福星街萬興福，損失一百三十餘元，黎家坡利興，損失二百十六元，碧湘街德淨太，損失三百五十餘元，湯公廟裕和昌，損失二百六十元，瀏城橋德運昌損失四百元，湘春街元和美損失三百八十元。

▲扇業 被擄人員 共匪陷城，不分晝夜，焚燒淫掠

，天日為昏，長沙商場，破壞殆盡，各大行業固早已搶劫一空，即弱小商店，亦蹂躪殆遍，長沙扇業，家數不多，損失不小，除勒派捐款外，強買貨物，不給分文，幸地臨

大街，兼營業不大關係，未被擄人員，亦云幸矣。

損失概數 扇業損失，調查於下，計坡子街五十二號錦豐和，損失一千二百餘元，坡子街六十六號文華齋，損失八百三十餘元，坡子街一百六十號，福昌祥損失一百二十餘元。坡子街一百十五號，錦豐和，損失一百九十餘元，坡子街一百二十一號錦豐成，損失二百七十餘元，仁和隆，損失五十餘元，坡子街九十六號，損失一百餘元，坡子街八十二號仁和祥，損失二百四十元，坡子街時新景，損失一百三十餘元，紅牌樓二十八號，損失二百八十三元，端履街二十三號九華堂，損失八十元云。

▲煤業

燒殺慘狀 共匪陷城，燒殺十日天日為昏，各大行業，固搶劫如洗，即弱小行業，亦破壞無餘。上關煤業，亦損失不小，據長沙市副共宣傳委員會調查股報告

，該業損失，以貨物為最，房屋損失次之，教廠坪二十七號恒星，被紅軍擄去黃啟霜一名槍殺，瀏城橋一百四十一號裕星房屋被焚，瀏城橋十三號元和房屋，被匪折毀，高碼頭十二號，房屋被砲彈轟壞一部分。

損失概數 上關煤業損失，調查於下：計教廠坪七號長豫，損失一百六十餘元，教廠坪五十號，光豫損失二百餘元，教廠坪十號，萍湘損失三十元，馬恒茂損失二十元，裕記損失四十餘元，楚善損失二十餘元，恆益損失二十餘元，湘記損失二十餘元，隆大損失二十餘元，楚倫損失三十餘元，星裕損失二十餘元，元和損失一百七十餘元，裕星損失四百餘元，湘東損失二十餘元，龔記損失二十餘元，平民損失十餘元，鴻盛損失六十餘元，永和損失十餘元，太森七十餘元，恆星損失十餘元，華豐損失二十餘元云。



軍事

自中央軍克復濟南後，逆軍大受影響，津浦，隴海，平漢三線，我軍均有長足之進展。茲分述於次：

津浦線 中央社首都二十日無線電：「徐州十九日電：徐行營消息，楊勝治部前鋒抵禹城，向德州方面追擊敵軍。又南京十九日下午四時無線電：許克祥，夏斗寅，陳誠等都已渡河，向齊河進展，定最短期間，克復德州。」

隴海線 中央社本埠訊：睢縣王有成皓（十九）電：逆敵因正面進攻失利，迂迴又受重創，確有撤退模樣，本日左翼逆軍，已有一部開始撤退，我軍各部現正分途追擊中。又卞午電：一，逆敵被我連日威迫，已呈動搖之象。二，我左翼逆敵之迂迴部隊，篠（十七）巧（十八）兩日紛向泰康，柘城退走。三，吉鴻昌，安樹德兩逆，在睢城東南劇戰，均受砲傷，安逆受傷尤重，立時斃命，馮逆全

部，已呈異常混亂之象。

平漢線 漯河二十一日上午十一時電：我七軍挺進隊一部，一繞過許昌，抄襲鄭州，另一部已迫近黑石關，馮逆部隊，處重圍之下，將全軍覆沒，一兵一卒，決難漏網，此役計截獲步槍七千餘支，輜重機槍二百餘支，山陸炮六十餘門，俘獲一萬五千餘人。又漯河同日：平漢逆敵因受隴海津浦兩路失利影響，軍心極為渙散，我軍自銜（十六）日進攻，進展甚速，劉培緒，容景芳各部，現已攻過大石橋，向許昌進擊中，我鐵甲車已抵許昌車站，許昌驚恐盡常，旦夕可下。

總觀津浦，隴海，平漢三線我軍勝利情形，會師汴鄭，為日當不遠矣。

○ ○ ○ ○ ○

國際

墨索里尼倡改戰後條約

(世界新聞社譯電)意總理墨里尼氏，最近所寫論文云，完全之歐洲和平，尙未存在，其故何歟，曰，因種種戰後條約，在戰後十二年，尙未克緩和國際之不平故也，勝者與敗者，同一訴說不平，意見之紛歧，已形成民族自尊心之深創矣。吾人於考慮永久調整之先，必須問德國是否能準備并願意放棄其目下之一切要求，同時，匈牙利正在悲哭其剝削之國境，而意大利以一戰勝國，亦自覺彼未得代管權，及較大之殖民地讓予，即彼所由出之正當要求，與其貢獻相符者，未被予以滿意，然則在此等缺陷，未曾彌補之先，吾人能即從事永久接受現狀，而談歐洲之團結乎，換言之，此等異見既未解決，依目下之歐洲現狀，而統一之，使成爲一歐洲聯邦，至少爲言之過早。大戰之後世界失其樞紐，爲時事所迫，爰有國際聯盟之產生，而今者法國政府，又主張此之最新之方案，此等組合，再加以早已存在之若干組合，世界之政治制度，亦太複雜矣。現存之國家組合，最團結者，首數不列顛國聯，若干政治家稱之爲不列顛帝國。所謂自治屬領者。即國決之屬於一

種國聯，統一於泛不列顛之保護下者也。歷史的門羅主義已實際創成一泛阿美利加，其所含範圍，使泛阿美加一詞，已得到可注目之意義，此外有泛俄羅斯，雖已變更其戰前帝制時代之目的，其範圍，則大加擴充，蓋昔之泛斯拉夫，今日依然存在，而更加以一泛蘇維埃，以囊括世界爲目的，又有泛回教主義，其首領雖已被割於土耳其，然後各回教國中，俱然熾盛，此外更有泛印度等等。在此等複雜紛異之組合中，白里安君所提議之泛歐維巴，將何從舉其職能，而從此全歐諸國之組合所得實際的利益，又何在耶。今日世界中有三種聯邦之例，均曾遭受時間與艱難之試驗，從內亂或外患之種種衝突攻擊之中，屹然樹立，每經一度困難，其聯合亦愈堅固，是即不列顛帝國，美利堅合衆國，及昔所稱爲德意志帝國者是也。德意志帝國，在大戰中，雖力盡筋疲，以至崩壞，然仍能依其德意志民族的團結力，而卓然復活，不爲失敗及患難所動搖。在此三聯邦中，惟英帝國殆爲依於時代之演變，而成爲一聯邦者，其組合之份子，祇有一北美殖民地之藩二，而英國既恍

然於駕馭之不宜過急，其全帝國，遂依人種文明，及血統之共同關係，而至今團結不替矣。北美合衆國，雖起源於英帝國殖民地之一支，其發展：則大異其趣，十三州既掙脫英國管理，一致爲公共的禦外，其後逐漸擴張，依土地及經濟的誘因，寔成一帝國，完成今日之結構，其間雖有一度內鬪，然戰亂既平，全國團結益固，國勢亦益光大。德意志帝國之組成，賴俾士麥氏之個性，及其鐵血政策，當時爲一致禦外，及對外擴張，亦有確立德意志民族統一之必要，在此基礎之上，德意志聯邦，至今維持其整個的民族性，無一外物，足以動搖之，有事，則全國合力對外，如一人然。團結此三聯邦者，有一共通之元素，即每一聯邦皆遭有日形增大之外壓，使之不得不趨向於同一運動，使非然者，真正之統一，或亦難致，共同之禦外，益以共同之運命，遂使此等聯邦，充分覺悟彼等之整體性，懸既往而測將來，則彼等今後，亦必於有共同目的，及共同對外之必要時，而始維持其團結可知。今者，試考慮一種之新聯邦，即所謂歐洲聯邦者，吾人能發見其基因中，有如斯之努力之共同，目的之共同，或運命之共同否耶，歐洲諸國之希望，何等之紛異，彼等之目的，不僅不同而已，而且互相衝突。在本世代中，能使法德兩國之希望混合乎，能使英國之利益，與歐陸各國利益調和乎，吾人如何

能消弭吾人之種種異見及標準乎，歐洲今日不同之利益太多，決不能團結爲一體，使每一份子之利益希望。混和於全體利益希望之中，政治，經濟，種族，諸問題，複雜糾紛太甚，在事實上，正將產出一種歐洲雜種，而不克造出一歐洲純種。組織歐洲聯邦之理由，今日尙嫌缺乏，此種組合，需要一絕大驅發性的力量，爲其理由，而在今日歐洲國際大局中，竟不着此種力量，歐洲尙未爲一種外力所壓迫，聯邦或反將造成此種壓迫，泛歐羅巴遭泛阿美利加，及泛不列顛之對抗，乃意中事。有兩種關係極須考慮者，即英與俄是，無論於英或俄，聯邦均將遭一難題，第一，英若加入聯邦，必舉全英帝國加入，則歐洲聯邦，立即擴其範圍至全世界，如英國立於局外，則聯邦將失此歐洲最強之國矣。第二，歐洲聯邦，可無俄國之加入乎，俄佔歐土幾及一半，苟不加入，其危險將至何等，而蘇維埃之政治理想，可與其餘之歐洲調和乎，又亞洲俄國將如何乎，泛歐羅巴，苟不願一半歐洲隔離，必須將一半亞洲拉入，將何所適從乎。今日歐洲急需一和平時期之來到，但今日之不靜不安及混亂，正爲任何泛歐組合之阻碍，吾人在完成各種目的之總調和之先，必須將現行諸條約，誠懇改造，大戰中，戰勝諸國。不滿意於戰勝所賦予者，今必須先將爲歐洲國際關係之基礎之諸約改訂，然後和平可致，再談聯合不遲耳。

意相圖破壞法國優勢

美國國際事情專家薛孟慈氏最新發表論文云：舉世報

中紙銷數最廣之「小巴黎人」報最近載意總理墨索里尼氏

之談點一篇，其中所含之作用，殆為最大胆，最狡猾者，綜墨氏談話之意義，及舉其自身及其國家以贊助巴黎諸和約之改訂，此項宣言使歐洲現在秩序和平之全部基礎成為問題。

墨氏之用意，極為明顯，蓋巴黎諸和約之結果，戰敗國之大區土地及數百萬人民被強迫割裂，遭此犧牲者為德、匈，保加利亞三國，俄國革命及俄波戰爭之後，俄亦喪失從北冰洋至黑海之廣大土地，如是從一九二〇年起，歐洲各國分成兩大集團，一為滿意於巴黎諸和約之諸國，即法蘭西，羅馬尼亞，捷克，南斯拉夫，波蘭與比利時，一為要求改訂和約之諸國。

意大利乃戰勝國之一，與其他戰勝國同從戰敗國取些利益，今日在上愛迪奇河流域，彼擁有居住多數條頓族之地，乃奧之故土也，又在脫里斯德之後方，亦佔有奧土，其住民中斯拉夫人居多，至若阜姆，本為匈牙利海口，今亦為意所有矣。

然則意大利在理不應望諸和約之改訂，如德、匈，保三國之所望，蓋任何改訂而以民族自決主義為根本者，在意國之土地人口上必至有失而無得也。而意之要求固異於是，使以為意國在戰後和會中曾作其同盟國之犧牲品，故今之要求和約，非欲將其不正取得之土地返諸各該本國，乃欲將戰利品重行分配耳。

自棒喝黨革命以來，尤其近數月來，墨索里尼始終致力於造成一種德意聯合，魯德與波蘭為敵，德人必欲恢復

波蘭狹地帶，收回西普魯士，並使但澤復歸德國主權之下，而波蘭藉法國為強援，拒絕此種種讓步，德國在斯脫萊司曼外長時代，力取和平策，自斯氏逝世，德之國民黨人勢力大張，不斷要求修改和約，墨索里尼乘此機會企圖聯德，蓋彼之目的乃圖德帝制派之助，而非與其共和派人攜手也。

墨之圖得匈牙利合作，其作用亦然，蓋匈人處心積慮，必欲收回被脫利能條約界與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及捷克三國（皆法之同盟）之地。又墨氏在巴爾幹方面，則與保加利亞結納，利用其恢復馬其頓尼亞之願望，力謀使其友法親意。

反觀法國之政策，則完全以維持和約所造成之歐洲現狀為目的。蓋因任何修改必使德國勢力擴張，法之友國土地縮減，而致法之威望損失也，其所尤懼者，為波蘭狹地帶之返德，及德奧之合併。

夫意國此種手腕非常冒險，不言可知，假定德奧合併成功，匈牙利亦必加入，惟德之方針是從。而此「大德國」既成事實，勢必以強力要求收回脫里斯德，馴至對阿德里亞海得一出路，而感情的民族的關係又將聯合而使上愛迪奇流域問題成為尖銳化。

要之，墨索里尼正在力圖聯德，以期打破法國在歐陸之優勢。迄今墨之努力尚未成功，一中歐諸國之親法者，與法國同心，維持現狀，墨氏未克使之分化；一因德人對一九一四—一五年意之背德，至今痛恨，不欲與意合作。

墨氏在柏林及不加來斯多，貝爾格來特與泊拉哥既屢試無效，於是更進一步，公然要求修改和約，以引起柏林布達貝斯脫，蘇菲亞，之興味，復活彼等之希望。甚至莫斯科亦將大感興趣。蓋凡破壞和平秩序促進任何擾亂之企圖，固無不為蘇聯所歡迎者。

墨索里尼所取之政策為「在渾水中摸魚」之政策。彼一方可以取得戰敗國之同情，與之聯合，以破法國之勢力。在另一方面，則可藉是警告法國，使法有所懼而接受意之要求。至意之要求為何，則不修改歐陸之土地現狀，而重行分配殖民地是也。在目前或僅以敘利亞之代管權從法國移轉於意國，即為已足。

法國是否聽從此等恫嚇，固不可知。但意方此種手段

綠色國際圖重整旗鼓

歐陸各地之農民階級，於數年前，開始一種農民運動，組織「綠色國際」以反抗都市對鄉村之控制，數年以來，其勢力醞釀，頗多進步，本年秋季收畢後，東歐中歐之農民代表，將重集於日內瓦，圖使「綠色國際」重張旗鼓，其進行如何，極堪注目。大戰以後，歐洲各國盛行工業化，鄉村人民，漸漸集中於都市，鄉村狀況，日就凋落，如德國在一八七一至一九二五年之間，全國人口，增二千一百萬，即增百分之五十，而其五萬住民以上之都市人口，則增一千六百萬，即增百分之五百五十，目下其全國人口，居於都市者，佔百分之七十，他國情形，亦多與德相似。

出諸此際，則適當其機。蓋萊因地法軍業已退盡，德國可以自由行動，歐洲休養生息和平發展之機會，由墨氏一言而大減。波蘭狹地帶也，德奧聯合也，上西萊西亞也，維爾納也，皮沙拉比亞也，脫郎斯凡尼亞也，馬其頓尼亞也，種種問題咸可由此復活。

墨氏絕非主張正義，為戰敗國之利益張目；彼乃利用戰敗國之怨望心理，以圖達意國之目的耳。其目的之最大者，即為打破法國在歐陸之地位。蓋在現狀之下，意在歐陸不能稱霸，不能與法爭勝。目下之歐洲和平制度，為法蘭西的制度，棒喝黨欲實現新羅馬之夢想，非毀壞此制度不可也。

人口之騰集於都市，或工業中心，其意義，即為造成有力之勞工組織，終之以勞工控制，如澳洲即為一例，歐洲農民，鑒於勞工之控制各大中心，資本之積集於城市，而結果造成大羣之失業業者，於是對於都市，失其信任心，漸圖脫離其控制。從前農民反抗封建制度，力爭其土地所有權時，對於有組織勞工之制表同情，在末久之一九二三年，歐洲東南部之農民，尚有數千人，集會於莫斯科「赤色農民國際」所屬之一組合之旗下，但農民一經取得土地，如願以償，則往往即反對社會主義者之理想，今日歐洲農民，縱非為反社會主義者，亦大半為反工業主義者。

農民既知都市之控制，遂對社會主義，公然揭反叛之旗，所可異者，數年來，此種反叛，多少為自由動作而無組織之性質，而結果，已得有可驚的成功。其第一起之反叛，為羅馬尼亞農民，於一九二八年春間，向愛爾巴求林進襲，旋亂事蔓延至南斯拉夫，農民領袖賴迪奇氏，竟被暗殺，此後經一時期之小康，而芬蘭之大爆發旋起，拉普地方之農民，直向希爾新福斯（芬蘭）進攻。芬蘭農民之運動成功後兩星期，愛沙尼亞農民，召集大會，決定動作，彼等之要求，與羅馬尼亞農民所提出者極相類，幾似一致行動者其要求內容，為保護農業，予農民以長期貸借，並要求將國會議員人數減半，此蓋削弱都會權力之一種策略也。同時決議組織一活動委員會，預備向里凡爾進行，以實現此等要求。在拉的維亞，農民因國會不肯禁外國玉蜀黍進口，計劃進攻里加，農民聲稱，政府若不予彼等以保護，彼等售玉蜀黍將不能獲利，又揚言將以所產穀物，堆塞於里加之市街，以洩怨憤。此項農民運動趨勢之尤堪注意者，莫若羅馬尼亞之最近發展，該國執政者，雖為農黨，而鄉村方面之不安如故，農民已取得土地，已控制政府

，已享有一種新式之民治權，然仍覺此等利得，并非真實，換言之，彼等覺雖已執有權，而仍不能免於納稅及償債，雖已佔領都市，而仍未能打破資本主義之基礎，然彼等雖反抗西方的資本主義，却不願與蘇俄共黨一致，在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兩者之間，彼等圖覓得一種根據，以造成一自有之新世界。此農民運動之總機關之正式名稱，為國際農事局，首由捷克農民領袖希惠拉氏，發起組織，該局即設在捷克布拉哥，迄今加入之農黨，已有十餘，中歐方面，公認之為民治主義的農民組合之總參謀部。惟法國不信任此綠色國際，近來巴黎發現一新組織，名曰「泛歐農事局」，以與此偏於東南歐之農民組合相對峙，一方又誘勸波蘭，設法召集一東歐農民大會，以破壞之。綠色國際，今秋在日內瓦，能否成就一種團結，繫於德國各農人團體之態度者將甚大，要之，此為一領袖之問題，歐洲農民，已知其所應反對者，為都市之控制，及資本主義，然彼等之需要為何，即一方破壞，一方如何建設，則猶未知，此非有領袖人物，為之指導不可，而此領袖權之競爭，將為今後多年內歐開政市上一大元素無疑也。

印度時局果可調停歟

調停印度時局之傑雅迦薩浦魯二人今日在葉羅達監獄中，與甘地尼赫魯父子及貝台爾四人會商四小時之久。奈都夫人同繫於葉羅達監獄，亦來與議，定明日再開會。

印人之印度民族運動談 有印人某談印度現狀云：印民此次之覺醒，已為人所公認。英國之「難死派」指為不過少數之煽動，與大多數國民無干。此乃純不解印民心理

之響言耳，揆諸事實，全無是處，有若干愚蠢之英人及英印雜種人猶挾其牢不可破之謬見，謂：「祇須用槍亂放」即可恢復秩序，稍有識見之歐人亦知其非。甘地勢力之偉大，頑固英人初未見到。如去年之印度太晤士報尚謂甘地已無勢力之可言，今乃自知其謬，彼等今皆知不買英貨運動於英有大害，倘堅決繼續，在印英商業勢將崩潰。一銀行中之英員親口對談者言，此係印民之極利武器，任何壓迫不克奪去之，又不納稅運動尤為可畏，任何政府難以抵抗。目下印民前仆後繼以爭自由之堅決氣概，人人見而驚奇，咸謂甘地能團結各界人民，使一致為民族出力，殆有

密勒評論報論赤俄陰謀

天助。甘地確為一偉大人物，足以傳諸不朽，彼之非武力運動已造成一奇蹟，國民大會義勇員人人挾有決心，雖遭種種挑動侮辱而堅守非武力宗旨，紀律精嚴，始終不懈，而警察對此等徒手之暴虐攻擊，益引起民衆之憤怒。上星期在孟買等處發生之事情，被目為「亂民暴動」及「非法集會」然此種謊言，何能掩盡公衆耳目。蓋國民大會之一舉一動，始終和平有序，固衆目所共親也。「印度太晤士報」長事捏造事實，甚至謂在英人未治印度之前，印度之婆羅門人衣不蔽體，直至英人來後，印人始有衣裳身，此種妄言之報尚有博讀者信用之價值耶云云。

密勒評論報云，自中國國民黨於十六年清共以後，國府與蘇聯間之關係，即入於緊張狀態，蘇聯以種種方法圖打倒蔣介石氏，去年赤軍之侵入東三省，名為由於中東路問題，實則在阻東三省當局派兵入關助國府與馮玉祥作戰，赤俄之不斷在華北邊界搗亂及助中國共黨在華南活動，其故皆由於此，據近數月來哈埠消息，蘇聯在北滿邊界不斷的侵入，而最近八月七號之電訊，則謂有共匪四千從俄地越境，沿中東路之滿洲里哈爾濱段進行，又從西比利亞密運軍火至華境接濟反對國府派之報告，亦時有所聞，自去年中俄衝突終止後，國府會同瀋陽當局派代表團赴莫斯科，期開議中東路善後問題，迄今數月，華代表團雖力圖成立一種公平解決，而蘇聯政府拒絕開議，除非華代表團

聲明與國府無關，因此會議全無進步，俄方除此公然的謀從中國本部分裂東三省之企圖以外，又對中國作種種無理要求，如承認蒙古自治（在蘇俄控制之下）松花江航行權及關於中東路之種種條件，如果允之，直無異恢復帝俄時代在北滿之地位，中國始終拒絕此等要求，然因全國缺乏統一，顯然處於不利地位，蘇聯之暗助中國共黨并在北滿搗亂，促進中國內政之混亂不安，固無疑義，北方之軍事及政治領袖雖聲明與蘇聯陰謀無關，然皆表示北方戰勝後即對俄恢復外交關係之意思，是故吾人可謂北方之軍人與政家與莫斯科間縱無關係，而彼等之攻擊中央，實對於蘇俄推翻國府之陰謀予以莫大助力也。

○ ○ ○ ○ ○

言 論

汪精衛勾結共黨之淵源與經過

胡漢民

各位同志；中央軍隊，於上星期克復泰安，目前中路軍已過界首，左翼軍與右翼也已越過肥城平陰……等處，向濟南圍攻。大約星期內，便可把濟南規復了。當時閻錫山以爲中央軍和馮軍相持於隴海綫，各已筋疲力盡，便承襲他「專事偷巧」的故技，向津浦綫突進。我們將計就計，一退再退，引敵深入，期予以嚴重的懲創。果然，曲阜泰安兩役，殲滅逆軍大半，現在他們的戰鬥力，已經喪失，此後長區直入，無疑的將如摧枯拉朽了。隴海綫方面，中央軍亦佔優勢，再經數度激戰，便可得完全的解決，長沙方面，亦經收復，中央并於上星期責成何敬之同志，肅清湘鄂贛三省匪共，現已開始進剿，破獲甚多，我們對於軍事前途，實抱無限的樂觀！

兄弟說過：「謂反革命的聯合戰綫，終於是一句空言，而不會有實際的表暴的。」這一句話，已經爲過去的事實所證實了。民國十三四年時，我們在廣東的環境，其險惡較今日爲尤甚。北江的沈鴻英，盤據韶關，勾結北方軍閥，不絕的向廣州滋擾，東北和南路的鄧本殷等，也聲氣暗通，輪流爲患。結果這三路逆軍，終於爲我們所消滅

。過去兩星期中，共產黨焚殺長沙，閻錫山爲害山東，馮玉祥困守鄭汴，而喪心病狂的汪精衛等，又在北平大覘其所謂擴大會議，爲一切反革命者張目。聲勢之盛，使一切對於革命沒有穩定的信仰的人，都憂嘆恐懼危疑震撼起來。然而現在究竟如何呢？共產黨與閻錫山，已成強弩之末，頑強困守的馮玉祥亦已一籌莫展，賴共匪軍閥以偷生的汪精衛，更可知了。尤其可笑的，若干所謂外國的軍事專家，在過去數日中，也對中央軍抱起無限的悲觀來，以爲反革命的勢力如許雄厚，戰綫如許延長，中央軍想克敵制勝，不僅是困難，簡直是無望了。他們不知道他們是外國軍事專家，不懂中國的戰事的特質，更不知我們有革命抱負的軍隊，與一切反革命的軍隊作戰，尤其有重大的不同，民國十三四年時，我們在廣東以極少數的軍隊，撲滅沈鴻英陳炯明鄧本殷等巨量的逆軍，當時的所謂外國軍事專家，有誰會認爲可能的呢？

民國十五年，我們敢以三四萬人毅然北伐，并在極短的時間中，擊破吳佩孚，消滅孫傳芳，掃蕩張宗昌，完成初步的統一。更是那一個外國的軍事專家，能確信我們有

把握的呢？吳佩孚當時，見我們定下出湖南，攻武漢，撲江西的計劃，便譏笑我們不明戰略，以為列隊如長蛇，祇要中間一剪，便首尾不能相顧了。可是戰事的結果，證明國民革命軍不是長蛇，而是神龍，自命為長勝將軍的吳佩孚，祇有竄回四川，做他們關門的大帥了。於此，可斷言我們一切根據三民主義的政略之戰略，不是尋常的所謂軍事專家所能推測和論斷，而反革命者的失敗和消滅，更無庸我們作無謂的疑問了。

關於長沙事件，兄弟已於上星期紀念週中向各位報告過。當時兄弟曾根據汪精衛過去與共匪勾結的事實，與報載汪精衛命李宗仁進駐長沙，和長沙共匪獨無打倒汪精衛馮玉祥等標語的消息，判定汪精衛對於長沙事變。實犯有重大的嫌疑，但不過是推測而已，六日得到何敬之同志的電報，與陳濟棠同志在柳州，搜出汪精衛致李宗仁的電報，才知道上星期的推測，竟不幸而言中了，何同志來電說：

「於通縣拿獲紅匪軍第八軍先鋒隊長楊國峯一名，訊據供稱：『此次攻取長沙我係第八軍先鋒隊長，……進行計劃，已與李宗仁張發奎等之代表商洽好了。李宗仁張發奎已與北方馮閻聯合，是由汪精衛從中介紹的。……將長沙攻下之後，即會合各處紅軍，攻取武漢，……聽我們盡量燒殺搶劫。』
陳濟棠同志抄出汪精衛致李宗仁密電說：
「……證以馮之對兆銘懷疑，閻之對兆銘冷落，西

山派之暗中反對，終恐不能完全照我計劃實行，惟切盼西南派及兩湖方面，對貴軍之竭力進取，而擴張聲援，庶使兆銘有充分發言餘地。……朱毛彭賀，已分兵佔領樟樹長沙，……即請貴軍兼程入湘，與彭賀等軍聯合一致。……兆銘已電向華分別接濟湘贛共軍，并謀切實聯絡。……」
最近我們又搜得顧孟餘於二日給馮玉祥的電報說：「兩湖共軍蜂起甚順利。……除由汪先生請德隣副司令率軍入湘，在有與各地共軍聯絡，俱由向華接洽，我等既站在同一反蔣之戰線，此事自不成問題。」
本來有今日之情形之下，所謂站在同一反蔣之戰線，他們祇要能破壞統一，危禍黨國，求個人野心的狡逞，還有甚麼是成問題呢？記得一個月前，我們查到麥煥章給馮玉祥的電報，大意說：「前此我們和副座聯絡各地雜軍，而總座不許，以為有損軍譽，現在事已至此，總座已有此決心，儘可放心做去。」所謂總座者，閻錫山也。從上述的電報中，證實閻馮因為勢窮力蹙，才糅合共匪，謀作最後的掙扎。同時，更明瞭二年以來汪精衛之所謂反共，究竟是什麼把戲了。他的勾結共匪，焚殺長沙，不已得了有力更堅確的反證麼？固然，我們十分懷疑一個被困桂林，覆滅在即的李宗仁，是否更能重行入湘，與共匪聯絡，使為馮懷疑，為閻冷落，為西山派暗中反對的汪精衛，有充分發言餘地。但其窮蹙無聊，倒行逆施的醜態，早已經盡情顯露了。

爲了長沙事變，他們急於發表宣言，以免被人攻擊，這個消息，兄弟上星期也已經報告了。果然，幾天以前，我們在辛博森主編的英文導報上，讀到他自辯的妙文，如果大家看了，真禁不住冠纓索絕呢；該文的大意說：

「這次長沙事變，共產黨大懷殺人放火的勾當，使湖南人民重受荼毒，推原其故，蔣中正實尸其咎。他苛於對待馮閻，寬於制裁共黨，故將後方軍隊，都調赴前線作戰，後方空虛，共產黨便乘機爲亂了。我們則不然，李白在廣西，雖然軍事緊急，尙到龍州剿共，可知長沙事變，和我們是絕對沒有關係的。」

大家看了這樣滑稽突梯的自辯文，再看看上列搜得的口供和電報，究竟得到些甚麼感想呢？兄弟說過：他們的宣言一定是明標着「此地無銀三百兩」的，到如今，這句話又不幸而證實了！他們說：「長沙事變，蔣先生實尸其咎。」其理由便是蔣先生「苛於對待馮閻，寬於制裁共黨。」這不啻一幫無賴盜匪，先在事主家的前門放火，等到事主全家到前門去救火了，他們便進後園來搶劫，結果反罵事主說：誰叫你去救火的呢，如果你不去救火，我們不是不能進後園搶劫了嗎？或者竟再進一步說：誰叫你護藏海盜的呢，如果你沒有多大的家私，我們不是不來覬覦了嗎？各位試想，除了長盡是非差惡之心而尙顯然自稱爲「人」的東西以外，有誰能說出這種無賴的話呢？而在精衛等竟有這副嘴臉發表，這所謂昭告中外的宣言，頑純無恥，更不必下何等判斷了。

言 論

於此：我們且拋開長沙的事變不論，先一究所謂中國共產黨的淆亂，究竟是汪精衛助長的呢？還是蔣先生引起的呢？歷史的事實，是任何人，不能掩蓋的，本黨同志，都應該深切知道：總理逝世以後，汪精衛爲領袖慾所中，體行共產黨的詭謀，硬生生地分化中國國民黨，龐然自大地做他所謂左派的首領，是五年來共逆囂張，本黨破裂的總根源，爲明瞭事實的內容計，我們且把總理逝世前後所決定的陰謀與策略，作一番概括的檢閱：

第一 總理逝世之前，共產黨所決定的策略：

「……分化國民黨的左右派使之發生劇烈的衝突」。「把國民黨中的工人，農民，及智識階級的急進分子，結成左派，……宣傳國民黨中的軍人，官僚，政客，資本家爲右派。……」

第二 總理逝世以後，共產黨全體大會決議的要點：

「我們（共產黨）在國民黨內各級黨部，並且要在國民黨外如社會團體，宣言反對帝國主義，……指摘國民黨中及民族運動中的右派和帝國主義妥協，……並暴露國民黨中派游移的態度。」

「我們（共產黨）應當在思想上，組織上，尤其是在民衆宣傳上，擴大國民黨的左派。……」

「完全在我們（共產黨）同志指導之下的國民黨各級黨部，應該努力宣傳黨員羣衆使他們都有明確的左傾的觀念。……」

這裏所最能打中汪精衛的心坎的，便是所謂「擴大國

民黨左派」了，他知道共產黨要努力宣傳黨員羣衆，使他們都有明確的左傾觀念，假如自己做了左派的首領，國民黨的領袖，不是一定能穩穩的到手了嗎，於是便心悅誠服，竭智盡能，履行共產黨預定的策略了。「左派左派，何處有左派，寤寐以求之。」不過他在熱中過度以後，一張最明確供狀罷了，事後——到與共產黨似乎反臉而實相結納的十六年，却說：「在那時候，（民國十四年）也有些同志以爲容共政策應該變了。但是我們並未注意及此。」何以故呢？他自己譬喻說：「好比上海拉馬車的馬，他的兩隻眼睛，都被罩着，只顧往前直衝，不容傍顧，雖然輕忽不注意的錯誤，萬無可辭，但決不是出于什麼自私自心。」這是當時的實在情形。」固然，歷史的事實，已經告訴我們，汪精衛當時的一切，是否「不是出於什麼自私自心，」和「當時的實在情形，」但是汪精衛做了兩隻眼睛都被罩着的馬，只顧往前直衝，衝碎了整個中國國民黨，——我們 總理唯一的遺產，是他已經承認的了，但是汪精衛可會知道馬夫鮑羅廷，當時是高坐堂皇，頤指氣使的鞭着您，車中的共產黨，方歡欣鼓舞擊節稱賞你是一匹好馬呢？

民國十六年，共產黨陰謀愈亟，我們同志，都感覺到非實行清黨，已不得足以鞏固黨基，策進革命了，可是方從海外歸來的汪精衛，竟持甚麼態度呢？第一件大事，便是盜竊名義，與陳獨秀發表國共兩黨的聯合宣言，這宣言的內涵，很明澈地打破了本荒謬的「容共政策」且進一步

確立了更甚荒謬的「聯共政策」，當時蔣先生吳先生等主張：（一）趕走鮑羅廷，（二）清黨，汪精衛反對，以爲有關容共政策，不能輕變，如果要變，必須開中央全體會議來解決，蔣先生便容納了他的提議，決定於南京召開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可是汪精衛在開會之前，忽然不告而別，偷偷地逃往漢口了，在船中還寫信給李石曾先生，說什麼「十三年改組精神，不可犧牲，黨的紀律，不可不守，黨的組織，不可破壞等等。」他就死認定所得「容共政策，」是不能更改的，否則便是犧牲十三年改組的精神，破壞本黨的組織和紀律，可是一到本黨的清黨運動，惹起了蘇俄幹部派和反對派的內訌時，汪精衛也不待中央全體會議的決定，在莫斯科「反共倒蔣」的詭謀之下，居然分共了，所謂「容共政策，」所謂十三年改組的精神，和本黨的組織與紀律，在表面上也一律犧牲了，我們本來不懂所謂「容共」究竟是誰確定的政策，大家知道 總理允許共產黨份子加入本黨，正如李大釗所聲明「我們加入本黨，是一個一個加入的，不是將整個團體加入的。」假如他們的行動，違反了本黨的主義與政策，本黨便應以森嚴的紀律，予以嚴重的制裁，這種決議，在十四年五月本黨第三次全體會議中，已很鄭重的確定了，而汪精衛當時却忘掉這些，并蔑視總理「操之於我則存，操之於人則亡。」的遺教，別尋其所謂十三年改組的精神，和本黨的紀律與組織，以爲搪塞，事後，又甘心在鮑羅廷鞭策之下，做着兩目被罩，祇顧直衝的好馬，來一套分共的假戲，在他們

分共的宣言中，「向來沒有共產黨員與非共產黨員的區別」。我們生在一塊，死在一塊，「不願輕率的破壞革命聯合戰線」等等肉麻可憐語，還連篇累續，不堪卒讀呢！

我們若干同志至今惑於汪精衛「武漢分共之經過」一文，以為武漢方面當時確已由國民黨肅清了共產黨，并相信汪精衛與共產黨已脫離干係了，但是歷來的一切，能使我们相信這是事實嗎？「在國民黨中要取灰色的態度」。『要使人不知道自己是C.P.』。這是武漢分共時蘇俄給共產黨員的訓令，也就是劉蘆隱同志所謂：『第三國際對中國國民黨的墨魚戰術』。這個戰術的經過，是莫斯科下令「反共倒蔣」時，汪精衛便帶領共產黨的右派，做「反共倒蔣」的工作，共產黨的左派便担任宣言，「退出武漢政府」，莫斯科下令葉賀張黃在「南昌兵變」時，汪精衛等共產黨右派，便担任「明令張黃討伐葉賀」。

而共產黨左派，便担任分隨賀葉張黃進取廣東，莫斯科下令「甯漢合作」時，汪精衛等共產黨右派，便担任到滬甯編成「寧漢合作」而左派則在粵在滬，大做其秘密搗蛋工作，這是蘇俄對於中國國民黨所用左右夾攻的手段，而始終為蘇俄盡力，誠心為其走狗的便是賣身共逆，分裂本黨的汪精衛。這種堅確不移的事實，還容我們來否認嗎？兄弟常說：在布爾希維克主義者「革命無道德，以成功為道德。」的信條如之下，他們花樣多得很，有時合起若干人來做一套正正經經的把戲，旁觀的人，稍不留神，還不知道其中所鬧何鬼呢！前清士子做八股，最講求的是起承轉

合，共產黨的一切，便有類乎此，舉例來說：汪精衛，顧孟餘，陳公博，甘乃光，陳獨秀，譚平山等，都是共產黨的走狗，但有時也忽然互相攻擊起來，是真的互相攻擊嗎？非也，這不過是他們做文章的方法罷了，有時陳公博做一個起，顧孟餘甘乃光便來一個承和轉，汪精衛便做一個合，好在汪精衛會說過：「共產黨的額上，是不雕字的」。來此一套，又有何妨呢？這便是「共產黨之八股學」大家回想過去的事實，不是「信而有徵」麼。可恨汪精衛在「武漢分共之經過」中，却還囂然地自己掩飾，說什麼：「共產黨經此一番嚴密的防範之後，知道計無所施了，祇有糾合賀龍葉挺一般黨徒，在南昌發難，以希圖一逞，……國民黨不得不由和平的分共，進於嚴厲的驅共了」。其言論之支離破碎，姑不論，但請問這究竟是事實麼？這「不是什麼違心之論」麼？作偽至此，亦適見其心勞日拙耳。

我們談起已往的事實，再回想本黨破裂的經過，祇有一陣一陣的心痛，兄弟今天所以重又提起過去汪精衛勾結共產黨的事實，不過想糾正汪精衛等以長沙事變歸咎於蔣先生的荒謬，并益發暴露其陰謀詭計而已，有許多人說：汪精衛五年以來，所以倒行逆施，都由「為目的不擇手段」所致，照兄弟想這一句斷語，實不免過譽了，什麼是手段，什麼是目的，目的的純正與否，手段的得當與否，目的與手段是否出發於革命與否，都是應當先決的問題，在過去的事實中，汪精衛的目的，究竟是什麼呢？孟子說「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

之乎？」從這一段話中，須知道「得妻」是籠統的一個目的，而撲其處子，乃正是踰東家牆的目的，得妻這個目的沒有什麼好壞，但是在古代必須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現代也必須經過交情戀愛的階級，和一定的手續，如果見東家有一處子，便要踰牆而撲之，以為如此便達到得妻的目的了，試就常識來判斷，是行不行呢？汪精衛的一切，本談不上什麼目的，假定以「得妻」為目的，則「踰東家牆而撲其處子」的手段，已為常識所不許，何況汪精衛過去，又僅僅以「撲其處子為目的」，「而以踰東家牆」為手段呢？在過去實際工作的期間，汪精衛曾再三申言：「只管國民革命等到國民革命的結果，橫豎大家死在地下，三民主義也好，非三民主義也好，終於任後人去解決。」根本這一個觀念，所以總理在時，他可以跟着革命，總理既死，便結上鮑羅廷，儼然以左派首領自居，到目前，又可投靠軍閥，使共匪重演長沙焚殺的好戲了，同志們聽了，這是汪精衛革命的信條，他不懂得革命，所恃的

祇有主義，離開主義，而講革命，——講所謂左右傾，祇有走入反革命的一途，在這個情形之下，本黨同志，——我們總理忠實的信徒，能以「為目的不擇手段」一語，彌縫汪精衛過去的罪惡，寬大地予以諒解嗎？

理由是很明顯的，在中國的國民革命中，惟有三民主義，是整個革命的理論，唯有真切地認識三民主義，依照總理所規定的革命程序，而求其實現，才是整個革命的工作，全國同胞——尤其輿論界同人，應該以此為準，——辨是非，明順逆，對於目前烏煙瘴氣的局面，做一番廓清摧陷的功夫，汪精衛過去，因於本黨有相當歷史，於政治上又自命有若干見解，在他不管三民主義也好，非三民主義也好，終於任後人來解決，」的革命信條之下，已不知麻醉了若干人的思想，迷惑了多少人的新向了，我們同志，以及指導社會的輿論界，為國家獨立，民族生存計，對於這卑劣無恥殃民禍國的妖孽，亟應該奮起搭擊，以留存國家民族的正氣啊！

對於目前時局之報告

曾養甫

（本報南京航空快訊）中央宣傳部十四日下午二時，在中央黨部第二會議廳招待新聞界，到有本京及各地駐京記者共二十餘人由秘書張廷休主席，開會如儀，當即介紹中委會養甫報告，誌其演詞大意如左：今天所要報告的有三件事，一為長沙共亂的前因後果，二為擴大會議宣言的內容，三為此次討逆戰事的意義與我們的責任。

（一）長沙事件究竟共產黨能够攻陷省城的因在甚麼地方？大家對此不能不有相當的認識，自從十六年清黨以後，共產勢力，幾至完全消滅，此次侵入長沙之共匪彭德懷，在十六年時祇有數百人，何以二年之間竟有這樣力量，這是甚麼原故呢？共黨所以能入長沙殺人放火者，乃為一般反動派所造成的，兩年以來，反動派不斷的背叛中央，

中央就用兵力討伐，同時反動派又復勾結共黨，以致共黨勢力逐漸增大，共匪能入長沙的原因，完全由於張桂逆軍之進犯長沙，張桂逆軍到了湖南，竭力聯絡共黨，迫到中央軍隊把逆軍驅逐殲滅之後，直下桂林，共匪遂即乘隙而起，反動派勾引共黨的詭計，很為顯明。張桂逆軍退却時的殘餘部隊，亦多投入彭黃匪羣者，所以實際上是反動派幫助共黨進犯長沙，沒有反動派的背叛中央，長沙不致失陷，沒有反動派的勾結共黨，長沙亦不致失陷，此外還有確實的證據，共匪入據長沙之後，汪精衛即電令李宗仁速赴長沙，電文略謂昨據向華（張發奎）電告朱毛彭賀，已分兵佔領樟樹，長沙岳州南昌亦正在相機進取中，即請貴軍兼程入湘，與彭黃等，聯絡一致，兆銘已電向華分別接濟湘贛共軍，并謀切實聯絡云云，陳濟棠何應欽均有通電報告汪精衛等勾結共黨的陰謀，由此看來，改組派確是勾結共黨，背叛中央，危害國家，屠戮人民，還有一個證明就是去年十二月十五日，共黨陳獨秀等發表了一篇宣言，說是中國共產黨（指斯達林派）現在是機會主義者，盲動主義者，他們實際上派遣同志，援助改組派，做反蔣運動，更參加香港各派的反蔣會議。像這樣的聯絡改組派軍閥，作軍事的投機。不僅離開了政治舞臺，且斷絕黨的政治生命云云。所以此次長沙事件，全為改組派和共黨勾結的結果。改組派的領袖汪先生，在十六年以前是容共聯俄的，以後又自己宣言反共了，十七年在上海曾有要殺盡了共產黨。此次到了北平，又表示反共，但是他十六年夏到了武漢

，就有南昌的共黨屠殺。最近到了北平，就使長沙的共黨屠殺，共產黨的屠殺，與汪先生的行動有密切的關係，好像似如響應聲，如影隨形，且每次屠殺之先，汪先生必發表反共之言論，以表示其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態度，其實共產黨之屠殺，為響應聲，而汪先生之行動為響應聲，明眼人能一目了然的。因為汪先生所領導之改組派，其理論是主張唯物史觀，以物質能力經濟能力，完全支配人類社會一切原動力，他們認定革命的方法，是主張階級鬥爭，以小資產農工階級聯合起來，向資本家和封建勢力進攻，這種理論方法，完全是抄襲共產黨，并且改組派的份子，是由左派和左派青年團改組而成，而左派和左派青年團多數是共產黨，這是他們重要的同志，會親口告訴兄弟的。以共產黨的理論，和共產黨的份子所組成的改組派當然和共產黨發生密切關係，局外人是分不出來，明乎此，共產黨的行動和改組派的行動一定是如響應聲，如影隨形的。故汪先生之所謂反共，純為騙人，騙人就是共黨和改組派的唯一本領，天經地義的手段。汪先生如不聯共，便不能得到蘇俄的幫助，而隨其大慾，故即以共黨之理論為理論。同時他又知道共產主義不能行於中國，乃一方利用共黨的力與理論，一方又藉反共之名，以欺社會，這次到了北平，還是攬的這一套。是以各地共禍，實乃汪所釀成，長沙共黨標語，獨獨沒有打倒汪馮的話，所以改組派與共產黨依然是一而二二而一者。他們雖然善于欺人自欺，我想國人斷斷不能上他們的當啊。

(二)擴大會議最近發表宣言，舉了七個基本條件，今特分析研究一下，第一為籌開國民會議，以各職業團體為構成份子，當年總理主張開國民會議，是謀達到和平統一的一種手段，今則中央已具討平叛逆統一中國之能力，而三民主義已經深入人心，自無急切開國民會議之必要。且當此反動派尚未肅清，民衆組織尚未健全之時。如果冒然召集起來，反動份子則身其間，又將何以善其後。何況汪之主張實際乃是汪閻馮等的反動會議，與國民是毫不相干的。第二為照建國大綱制定憲法，確定政府機關組織，與人民公私利益之保障，建國大綱就是一種憲法，現在用不着什麼旁的憲法，正式制憲必須在訓政完成以後。今汪精衛受胡適之等暗示，而有此違反總理遺教之謬妄主張，殊為笑話。現在中央政府根據建國大綱與各種重要法律，與憲法有同等效力，而民法商法亦經公布，又何嘗無法。第三，至民衆運動由地方自治做起，嚴防共黨激起階級鬥爭，按地方自治，中央早從事準備，七項運動亦有明白規定，過去共黨式之民衆運動，若無汪先生之提倡，決不會發生的。只要汪先生不要再勾結共黨，也用不着嚴防的，俗語說得好揚湯止沸。不如釜底抽薪。汪先生是很聰明的人，難道這一點道理還不明白嗎？第四，為各級黨部對政府立於指導監督地位，不直接干涉政治，不知往日各級黨部之干涉政治，乃汪所倡黨權高於一切所促成，現在中央對黨政權限，早已分清，黨政關係亦有明白規定，均在努

力實行，勿須汪先生再來提及自炫其醜史。第五，為不以黨部代表民意機關，黨部是領導民衆的，不能代表民意，乃屬當然的事，凡屬同志皆能了然。第六，為以黨義治國，在總理遺教上講得非常明白，用不着汪先生來講。第七，為中央地方均權，總理遺教中亦明白規定，中央早已努力施行，更無待於汪先生無的放矢之多言，總之汪先生之七種主張，或違背總理遺教，或不切事實，或為糾正汪先生自己昔日主張之流毒，而中央早已實行，充其量不外表示汪先生之懺悔及違背主義而已，而汪先生大言不慚，以為救國之莫大政策，以欺騙人民，不知國人雖善忘，當能記憶汪先生之主張及政績，汪先生自欺欺人之伎倆，當亦可廢然知返矣。

(三)討逆戰事，此次討逆戰事的意義與我們的責任，此次戰事，乃奉行主義者與背叛主義者之戰，乃維持和平統一者與破壞和平統一者之戰，乃擁護民族利益者與反對民族利益者之戰，乃要求中國獨立自由平等者與不要中國獨立自由平等者之戰，設使閻馮得逞，亦不過為俄國之孟札維克，以促共黨殺人放火之成功而已。如國人不顧其個人生命財產，及民族國家之生命則已，否則此次戰爭，不單是掃平殘餘軍閥，須即為對赤色帝國主義者之戰爭，故我們大家應澈底的認識此次戰爭之意義，并且要相信中央才有這個力量達到這個目的。各位記者，是指導民衆的，希望認清此點，加以宣傳，使得人民知道中央是絕對的有把握的。

紀念廖仲凱先生之意義

艾毓英

五年前的今天，正是「吾黨之柱石，孫先生之信徒，國民革命之前鋒，世界被壓迫民族之摯友，農工之慈父，革命軍之愛母」——廖仲凱先生被奸人狙擊，血肉模糊，橫屍在廣州中央黨部門首的時候，我們在今天，在國民革命快要完成的今天，追憶廖先生在革命過程中艱苦奮鬥的精神，以及在中央黨部門首飲彈以終的慘狀，真是無限的景慕，無限的淒涼呵！

假使在過去國民革命的戰線裡頭，沒有廖先生這一座偉大柱石來切實支撐，則國民革命的進度，至少沒有這樣地飛也似的神速，廖先生在過去革命歷程中間，最令我們不能忘記的是：

贊助 總理改組本黨 當十二年春間，外而有北方頑固軍閥如曹琨，吳佩孚等，受英帝國主義的暗示和暗助，危害廣州國民政府，從東江，西江，南路一齊攻打，把革命政府，困在中心。內而楊希閔，劉震寰等，陽假擁護總理之名，陰行強盜土匪之實。將革命二字，掩護他們的罪惡。幾乎使革命二字，為所污辱。本黨在這個時候，已經到了存亡繼續的關頭了。總理念帝國主義與軍閥之猖獗，本黨革命黨員之腐化，革命組織之鬆懈，革命意志之銷沉，乃毅然於十二年冬天，宣言籌備改組中國國民黨，當時一般黨員，猶有多持反對論者，惟先生與蔣介石同志，力贊改組之議，先生曾經說過：「改組是求吾黨主義

之實現，是必要的。改組以後，還須完成兩件事：就是建立軍校及扶助農工，但建立軍校要有統一的組織，統一的意志，及統一的精神。扶植農工則要他了解中國的現狀，並指導他們循着政治軌道而行。此事如有成，則國民革命必能成功。民國的前途，也就有很大的希望。若不能成功，我甯願殉主義以成仁也，不願偷生以受辱。」其用心何等孤苦！其持志何等勇毅！故我們當現在國民革命得到相當成功之際，就應當澈底認識：黨的改組，實國民革命迅速進展之重要原素，而廖先生及蔣同志之熱心贊助，又實促成改組之基本原因也。

協助蔣介石同志建立軍校 國民革命之所以躍到現階段，其重要的原因，除了黨的改組以外，就要算黨的軍校的建立。因為：一個革命的政黨，假使徒賴革命的黨員，赤手奮鬥，而沒有黨的武力，衝鋒陷陣，殺敵致果，雖然一時的政治投機，能够得着暫時的勝利，而這種勝利，絕難保持永久。而且就是有了黨的武力，而這些武力，沒有受過政治的訓練，革命的洶鎔，也一樣不能保持永久的勝利。辛亥革命，本黨運用武力，曾經取得政權，推倒滿清，是本黨利用兵力獲得成功之第一次，袁氏稱帝，本黨與師討袁，推翻洪憲，是本黨利用兵力獲得成功之第二次，張勳復辟，本黨倡議護法，徐氏退位，是本黨利用兵力獲得勝利之第三次。有此三次之勝利，而終未能達到革命之

目的者，蓋非本黨之沒有武力，實由於本黨沒有真正的革命武力也。總理所以毅然決然命蔣介石同志，創立黃埔軍官學校，建立黨軍的深厚基礎。同時，更派廖先生為軍校黨代表，實施政治訓練，黨的訓練，使每一個革命鬥士，都能窮悉本黨的主義，革命的理论，始終站在黨的革命立場上，勇往邁進，百折不撓的為黨奮鬥，為黨犧牲。故黃埔灘上的數千革命健兒，奮起百粵，揮戈北指，時未三稜，而全國奠定。十餘年來一直承襲北洋系統封建軍閥，都成了歷史上的名詞。黃埔的革命高潮，鼓盪了整個的中華民國。總理畢生盡瘁之國民革命，未得及身完成，而完成于黃埔灘上之數千革命健兒，此固由於總理偉大革命人格的感召，三民主義之深入人心。全國被壓迫民衆之真誠擁護，而廖先生協助蔣介石同志培植訓練革命青年之豐功偉績，實亦有足多者。

努力扶植農工的工作 扶植農工這一問題，實是本黨生死存亡的重要關頭，因為中國國民革命最重要之意義，就在團結全國被壓迫的痛苦民衆，以從事於反帝國主義及軍閥的鬥爭。誰是全國的被壓迫的痛苦民衆？不待說，祇有下層勞苦的農工同胞們，才是道地的痛苦民衆。故以國民革命的手段來講，沒有廣大的農工羣衆來參加國民革命的戰線，作先鋒隊，主力軍，老實講：國民革命很少真正成功的希望。再以革命的意義來講，革命就是一羣有政治覺悟的人，用種種力量和方法，推翻舊有的不適宜的，為被壓迫民衆之桎梏的種種制度，從新建設適宜於被壓迫民

衆的種種新的制度。假使中國的國民革命，離開了農工羣衆的利益，拋却了農工羣衆的主張，還有甚麼革命的意義？所以本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把扶植農工，當作本黨對內的重要政綱。凡是忠於黨，忠於主義的革命同志們，對於扶植農工這件工作，應如何切實努力奉行呵，乃一般腐化惡化之徒，偏偏曲解政綱，誤解政綱，或謂本黨之扶植農工，就是主張馬上實現土地革命，工人暴動；或又謂本黨之農工運動，乃襲用共黨之主張，國民黨而亦師法共產黨之故智，以期以為未可。不知本黨之扶植農工，既非採用共黨之工人暴動，土地革命，則不是師法共黨之故智，彰彰甚明，本黨扶植農工之具體政綱是：（一）嚴定田賦地稅之法定額，禁止一切額外徵收，如厘等類，當一切廢絕之。（二）清查戶口，整理耕地，調查糧食之產銷，以謀民食之均足。（三）改良農村組織，增進農民生活：（四）制定勞工法，改良勞動者之生活狀況，保障勞工團體並扶助其發展。這與共產黨之盲目主張，不顧客觀之環境，不顧革命之需要，同乎不同？在產業落後，一切的經濟組織，尙未脫離中世紀半手工業的時代，整個的社會，尙談不到自足自給，而只困頓在大貧小貧的中國，欲為一勞永逸之計，試問除了忠實的扶植農工這一條路以外，還有甚麼辦法？唯有配作「農工之慈父」的廖仲愷先生，緊緊的握持住了這一點，始終站在扶植農工的立場上，來向這個目標進行。扶植農工，要他了解中國的現狀，并指導他們尋着政治軌道而行。廖先生對於中國的經濟背

境，是何等注視！對於中國的經濟背景所決定之革命方略，又是何等適宜！而一般可憐可恥的腐化份子們，反污蔑廖先生之人格，謂為共產黨之所為，真是好笑。殊不知廖先生的這種主張，才是根本撲滅共產黨，而使其不能絲毫掙扎的主張，若如彼輩腐化份子之所為，恐於不知不覺之間，反使共產黨的勢力，潛滋暗長。故廖先生自任中央委員兼工人部長起，以至到中央黨部門首飲彈以終止，先生所作所為，大部份係從事於扶植農工的工作。陳炯明與楊劉的幾次叛變，以及沙基慘案之震盪全國，其事蹟頗堪危懼，能卒獲最後之勝利，皆由廖先生之扶植農工，農工羣衆，遂由至誠的感召而努力參加國民革命之所致也。

上述三事，為廖先生一生革命事業之最主要的部份。自然除此以外，廖先生偉大的革命人格，壯烈的革命事業，都於中國國民革命，有極大之影響，不過以上述三事為最重要；影響於中國國民革命，最為深刻。所以我們當紀念廖先生的時候，對於上述三事，要特別的體認；目前的情形，專從大體上講，國民革命，好像是快要成功，而仔細想想；北平的所謂擴大會議，已經是烏煙瘴氣的開起來了。所謂西山派，改組派，與中派，大同盟派，政學系，

汪精衛之罪惡

民國成立，汪逆力主袁世凱就臨時大總統職，說者謂汪逆受袁世凱之賂若干，事雖不可知，然其與反革命妥協

言 論

研究系，外交系，實力派，踉蹌躑躅，狐鬼一堂，回憶廖先生極力贊助總理改組本黨，團結忠實同志，排除反革命，假革命份子，以求吾黨主義之實現的苦心孤詣，我們痛不痛心？再說到軍事方面，閻，馮，張，桂，匪，共種種反革命武力，都已聯成一氣，南北呼應，圖危害中央，震撼黨國的基礎，回憶廖先生所謂「要有統一的組織，統一的意志，或統一的精神」之偉論，我們又是如何痛心？再談到扶植農工方面，各處殺人如斫草，放火為兒戲的共產黨徒，遠在大喊其農工革命的口號，這種獸行，實為有史以來所不會見，回憶廖先生「扶植農工則要他了解中國的現狀，并指導他們循着政治軌道而行」的話，廖先生真是具有真知碩見呵。

現在，廖先生已是物化了。而中國之革命，則因先烈之血，把主義之花，灌溉得鮮葩怒放，使國民革命之實際行動，躍到了現階段，我們對如許歷史上的先烈，不必空事景慕，虛為表彰，我們要從實際上面完成先烈未竟之志，挑起先烈中途交下來的鐵担，統一軍權，扶植農工，使先烈們「最掛心的中國國民黨」不致隨先烈而殞落，這就是紀念廖先生的意義。

(續第二期)

楊熙績

，遺禍至今，愛汪逆者不能為之諱，此後清流自命，鳴其高潔，一時有汪聖人之稱。同時有作辯姦論者，輒曰聖人不

三九

死，大盜不止，此言誠足誅其心，良以天下之真小人不足畏。惟欺世盜名之偽君子可畏，汪逆者，偽君子也，其不作議員固已，而不作官者，不作小官也，然汪逆有廣東省政府及省議會之厚餽，以收實利，而其宗族親戚皆據要津，雖龍濟光禍粵而晏然如故。癸丑失敗，總理組織中華革命黨，汪逆不肯加入，赴歐洲以避之，若將浼焉。人有勸之者，則曰我不上梁山泊。總理護法，世所共仰，汪兆銘乃紀程璧光總長之像曰，六年亂作，奉黎大總統命南下與今總裁孫公定大計，倡護法，率艦隊至廣州，國命賴以弗墜。味其文義，豈非程璧光總長奉黎元洪命以護法耶？變亂事實，舍總理而媚黎元洪，此碑尙在海珠公園，可覆按也。陳逆炯明謀叛，汪逆以調和自任。六月十五日，葉逆舉在雲山開會，汪逆尙往來於其間。民國十三年。汪逆不贊成總理容納共產份子加入本黨，乃總理逝世，加拉罕鮑羅廷等欲亡吾黨，而以汪逆爲石敬瑭李完用，口欲之以首領慾，汪逆果爲所動，遂爲今日之我與昔日之我宣戰之梁啓超，自是以來，日奔走鮑羅廷之門，事鮑羅廷不啻太上皇，鮑之邸中直一命令之府，汪逆但奉令承教唯謹，共產黨製造左右派之謬說，欲離間吾黨，分裂其勢力，又曲解三民主義而以偽亂真，然其言出諸鮑羅廷之口，人未必信，若自汪逆之口出，必有若干倍於鮑羅廷者，汪逆之言曰，除左派爲真革命外，其餘皆不革命，假革命，反革命也，對反革命者寬大，便是對革命者殘酷，嗚呼，中國國民黨者，革命黨也，凡中國國民黨員皆革命者，非革命

者即不得爲中國國民黨員，烏有左右派之分，又焉得容此不革命假革命反革命爲右派於黨內，此理不可通，而汪逆津津焉樂爲應聲蟲者，承鮑廷之意旨爲誅鋤異己之藉口已也。總理容納共產分子加入本黨，蓋從思想上糾正之，預防階級鬥爭之慘劇也，其覆鄧澤如同志書曰，陳獨秀若不服從本黨，我必去之，汪逆乃使本黨幾亡於共產黨，真總理之罪人矣！亡人國者必先亡其國之歷史，共產黨欲亡吾黨，必先亡吾黨之歷史，故曰，吾黨以前所流之血，皆爲戰血，其侮辱吾黨爲何如？汪逆從而和之，謂吾黨以前之黨人，皆非革命黨，汪逆非十三年以前之黨人乎。誣譏總理極矣。是喪心病狂語也。汪逆欲爲黨皇帝，不得不思所以傾陷在黨中有深長歷史之師友，爲所欲爲。所以八月二十日之後囚車滿廣州市，汪逆幾欲藉以逞其一網打盡之計。總理信徒於此欲留粵乎，則日思殺賊，手無斧柯，欲去粵乎，則不忍輕棄革命策源地。惟有含忠履潔，爲吾黨爭人格而已，所抱者孤忠，所持者正義，汪逆將如之何，設不幸而見殺，則死傷七十二烈士，求仁而得仁矣。果也，三月二十日之變，而汪逆遁逃，惜乎博寬大之美名，貽除惡不早之憾。迨蔣主席誓師北伐，共產黨不欲我成國民革命之功，百計阻撓，而蔣主席不顧。大軍出發，未幾時而定底鄂湘，共產黨徒盤據武漢，致政府北遷之際，鄧獨於南昌，汪兆銘海外歸來，吾人以爲或有悔禍之明，乃與陳逆獨秀，發爲國共兩黨之宣言。到漢時在中央日報大書特書曰，革命的左邊來，不革命的滾開去，于是湘鄂贛演成

赤色恐怖。所謂三大政策成爲聖經，人民皆罹闕獻之禍，汪逆之肉，其足食乎？身陷賊巢之同志，咸謂中華民族能立五千年之久，國民必有其特性，假令有一飽羅廷得玩弄人人如汪逆，此實亡滅種之民族，必知其不然也。四月十二日即有清黨運動，十八日定都於南京，黨國不亡，賴有此耳，彼汪逆者，尙奉第三國際之命令，反共倒蔣，既欲倒蔣，何必分共，既已分共，則蔣主席等爲救黨之工人，又何可倒，此種矛盾理論，第三國際之絕技，汪逆特奉行命令之人也。未幾孫傳芳渡江，首都幾危，追悼龍潭陣亡將士時，恨未斫汪逆及李白諸逆之頭以祭先烈。嗣後利用唐逆生智之抗命，嗾使張逆發奎之禍粵，彰彰在人耳目，汪逆即爲禍首罪魁，由此言之，汪逆其爲本黨黨員否耶？或曰汪兆銘何以不見擯於總理也？曰，總理與人爲善，不念人之惡者也。總理在時，汪逆有所忌憚不敢勇於

爲惡，縱有過失，總理能化其梟獍之性，人亦未及覺察。總理既逝，汪逆之獸性乃完全發揮，獨是共逆可殺，然可曰猶有所謂主義也，汪逆以中國國民黨黨員作共產黨之虎狼，萬死不足以蔽其罪，昔孔子殺少正卯，以其言僞而辯，行僻而堅也。汪逆非所謂聞人乎？罪有過於少正卯，吾民有判斷是非之能力，當爲國人所共棄也。昨報載汪逆以湘鄂共匪猖獗，擬電張桂軍進兵，大言不慚，抑何可笑。徵獨張桂諸逆勢力早已消滅，即以湘鄂贛共匪猖獗論，皆汪逆於十六年所賜之禍，致今日在長沙爲劇烈之爆發。現又毀黨亂國，使政府專注力於討賊，未遑西顧，是又湘人蒙此慘禍，在在皆汪逆之罪也。雖然一月之中，失陷長沙兩次，最近之奇慘甚於廣州，與城存亡之謂何，誠不知守土者將何以謝湘人與政府也。

○ ○ ○ ○ ○



專 載

先烈廖仲凱先生殉國五週年紀念宣傳大綱

廖仲凱先生的傳略

(一) 求學時代 廖先生名恩煦，字仲凱，以字行，廣東惠陽縣鴨仔步村人。父商於美，先生於民國紀元前三十四年三月十日生，年十七歲，方歸國，國學既已明澈，西學亦涉藩籬，由是奮發，學業日進。年二十二，娶夫人何氏香凝，伉儷甚篤，是時國難方殷，有志之士，多發奮求學於外國。先生有志於此，而資無所出，夫人慨然出私蓄，遂得留學日本，越年，夫人亦至，相與砥礪學問。先生初入早稻田大學經濟預科，繼入中央大學政治經濟科，其生平長於經濟理財，即導源於此。

(二) 辛亥前參加革命時代 日俄戰起，中國益危，乙巳年（一九〇五）總理至東京，集十七省革命同志，組織中國同盟會，先生夫婦先後與盟，自此即開始盡瘁於國民革命事業。會奉 總理命，棄學潛赴天津有所圖謀，事不成，乃轉回東京，卒所業。辛亥八月，武昌革命軍起，各省響應，九月，廣東光復，先生遂歸廣州，司財政。

革命時期，財政紛亂，先生從容整理，不數月，收支適合，去職之日，庫中尚有餘財。

(三) 辛亥後繼續革命時代 辛亥以後，黨人多趨腐化，朝氣既退，即諱言革命。先生則始終追隨 總理繼續革命工作，民二革命失敗，隨 總理赴日。中華革命黨成立，以先生善理財，乃使副張人傑同志掌財政。民五袁世凱死，先生從 總理回國，居上海。民六 總理赴粵作護法運動，以西南將帥跋扈，各持異端，無法進行。民七 總理回上海，從事建國方略的著作。是時先生感於 總理主張之不行，由於國人明瞭其主張者少，乃努力於宣傳工作。與諸同志辦建設雜誌，貢獻所學於當世。所譯全民政治一書，最著名。總理在民權主義演講中曾稱道之。民九粵軍迎 總理回廣州。至十年五月， 總理被舉為大總統，先生任廣東省財政廳長兼財政部次長，旋為陳逆炯明所忌，辭廳長職，專理財政部事。陳逆叛志，先生早覺之，乃力贊 總理出師北伐，自任籌措軍費， 總理自是年十月到次年四月統大軍駐桂林，軍用無匱乏之憂，皆先生

之功。然因此益爲陳逆忌恨，乃百方與先生爲難，以阻止北伐。四月 總理回師，免陳逆職，仍以先生兼財政廳長，不旬日，籌款三百萬，遂出師，戰連捷。而陳炯明於六月十六日舉兵反叛，先一日囚先生於石龍，經六十二日始釋放，先生乃復至上海從 總理。十一年冬，先生奉 總理命，偕蘇俄專使越飛赴日，先生日夕與相聚，縱談古今中外事，後乃力贊 總理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反抗帝國主義的主張。

(四) 本黨十三年改組前後先生的功績

一、贊助 總理改組本黨 十二年春，楊希閔劉震寰等領兵驅走陳炯明，遣使迎 總理回廣州，但楊劉無革命真意，對於 總理教令。都陽奉陰違，嘗殘暴苛斂以自肥。 總理念帝國主義與軍閥的猖獗，革命根據地的腐敗，痛憤之餘，思非改組中國國民黨不足以振頹靡之氣；非創立受強有力的黨的指揮的軍隊，不足以掃除實行本黨主義的障礙，乃於十二年冬天，宣言籌備改組中國國民黨，先生贊助之力最多。十三年本黨改組時，先生曾有一段名言，表示他以後革命的目標，他說：「改組是求吾黨主義之實現，是必要的，改組以後，還須完成兩件事：就是建立軍校及扶助農工。但建立軍校要有統一的組織，統一的意志，及統一的精神；扶助農工則要他了解中國的現狀，并指導他們循着政治軌道而行。此事如有成，則國民革命必能成功，民國的前途，也就有很大的希望；若不能成功，我甯願殉主義以成仁也，不願偷生以受辱。」本黨改組之

後，組織中央執行委員會，先生担任常務委員，工人部長等職。於是便將春間所任廣東省長職務辭去，以全力從事於黨務。

二、贊助蔣介石同志同籌黨軍 本黨改組以後，先生與蔣介石同志被命共同籌備黨軍，設立陸軍軍官學校於黃埔。蔣同志任校長，先生任黨代表，費了千辛萬苦，才先成立陸軍教導團，本黨自此方得有奉行黨義的軍隊。

三、協助 總理討平商團之亂 十三年夏，先生復任廣東省長。是年秋間，廣州商團受帝國主義之接濟謀亂，先生本想先發制之，但格於時勢，不得行，遂去職。商團叛，先生助 總理討平之。

四、統一財政計劃之未行 奉直軍閥戰起， 總理親率諸軍北討曹吳，以先生爲財政部長兼廣東省財政廳長，軍需總監等職。先生憤恨武人專橫，財政紛亂，乃發表所主張的統一軍政財政的計劃，其言精當，而格於楊劉，不能行，先生遂不就職。

五、協助蔣介石同志平東江滅楊劉 曹吳既敗， 總理乃中止北伐，以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相號召，并親自北上，促其實行，將啓行，任先生爲各軍及各軍校黨代表。是時陳炯明稱兵於惠州潮梅，乘 總理北上，謀來犯，先生與蔣介石同志激勵黨軍，務求一戰殲除陳逆，以鞏固本黨的革命根據地。十四年春， 總理病篤於北平，時黨軍聯合粵軍以迎擊陳逆，連戰連捷，遂先後復海豐，定汕頭，羣賊披靡，東江底定。 總理卒前猶聞及黨軍

的捷報。六月又討平楊希閔劉震寰等。自是以後，假革命美名以盤踞廣州的野心軍人，便掃除殆盡。本黨革命的根據地，方得鞏固。

六·努力農工運動 先生於前兩役，雖大半由運用其智勇鼓舞將士之氣，方成大功，但成功之速，實由於農工羣衆受先生至誠的感召，而努力參加國民革命的所致。自六月十二日楊劉亂平後，二十三日沙基之慘案起，帝國主義者利用軍閥爲亂之不得過，乃直接屠殺我革命民衆，先生乃努力指導民衆作省港政治的驚人罷工，以與帝國主義相抗衡，造成空前的反帝國主義的大運動。

七·努力成立國民政府 先生除指導民衆以與帝國主義抵抗外，又竭力促成國民政府的成立，求軍政財政民政的統一，以建立實行本黨主義，完成本黨使命的永久基礎。

(五) 殉難時的情形 先生以一身兼任幾種要職，努力於團結真正革命的同志，掃除一切反革命假革命的黨員；努力於訓練真正革命的黨軍，剷除一切反革命假革命的軍隊。職此之故，革命的同志和革命的黨軍愛先生固如手足，同時反革命的人們和假革命的軍隊，乃恨先生如仇讎。於是一班反革命假革命的軍閥官吏，都奔集於國民革命的敵人帝國主義者的卵翼之下以謀不利於先生。八月二十日，先生偕夫人乘車赴中央執行委員會，中途遇監察委員陳秋霖先生，載與俱。既至會，入門將升階時，突來暴徒五六人猝起狙擊，中要害，遽卒。陳秋霖先生後先生二日

亦死。先生盡瘁於革命二十餘年，其精誠所積，實爲本黨之柱石，總理之信徒，國民革命之導師，世界被壓迫民族之摯友。本黨領導革命之能有今日，先生之功居多，先生之死，不僅是中國民族的大不幸，而且是世界人類的大損失！

廖仲凱先生的人格

(一) 廉潔——先生幾次出長財政，但身後家無餘財，其操守可知。

(二) 好學——先生自十七歲回國以後，即發奮爲學，參加革命而猶不忘學業。平日工作之餘，仍手不釋卷。白日無論如何忙，臨睡之時，必要看書。其好學可知。

(三) 勤勞——先生平日工作至少有十二三小時，多至十六七小時之久，而無倦容。其勤勞可知。

(四) 忠誠——先生追隨總理二十年如一日，完全獻身於黨，絕對服從黨的決議，担当黨的困難，其忠誠可知。

(五) 儉樸——先生持躬的儉樸，同志中實所少見，不儉無以養廉，不廉就難免流於腐化和不革命之途。所以先生純潔勤勞獻身革命二十餘年的偉大人格，未嘗不是由於他的儉樸修養的所致。

(六) 和愛——先生對於一般反革命及腐化份子則疾恨如仇，而對於忠實同志與農工羣衆則親愛如手足。他這樣偉大革命家的態度，是我們後死者所刻刻不能忘記的。

紀念廖仲凱先生的意義

(一) 紀念廖仲凱先生是紀念他終身好學，常常站在時代的前面領導民衆革命的精神。凡是獻身革命而不好學，而致盲從或腐化，成爲時代的落伍者，都是廖先生的罪人。

(二) 紀念廖先生是紀念他的偉大純潔的人格，慈祥精誠的德性，奮鬥犧牲的勇氣。他是值得我們贊揚，他是可以使我們奮發自勵的。

(三) 廖先生是最能儉樸自持廉潔自勵以發揚革命精神的。我們紀念廖先生就要建設儉樸廉潔的政府，就要養成與民衆共安樂同甘苦的習慣。

(四) 廖先生是總理最忠實的信徒，是本黨最守紀律的同志，他一生與總理共患難，他寧願殉三民主義以成仁，不願因循以偷生。他能遵守黨的紀律，服從黨的命令，犧牲一切以獻身於黨。我們紀念先生，就要切實遵守總理遺教，服從本黨紀律，建設三民主義的中國，凡是違背總理遺教而輕視本黨紀律的都不配紀念先生。

(五) 廖先生協助總理十三年改組本黨，團結革命勢力，建設黨治基礎。并協助蔣介石同志設立黨軍，是爲革命發展的基礎。所以廖先生的死是以他己的生命換來了黨國的基礎，我們紀念廖先生，就要繼續十三年本黨改組精神，厲行本黨政綱，發揚本黨和中國的新生命。

(六) 廖先生是長於理財而又非常廉潔的人，所以常

使庫有餘財，利於革命的進行。我們紀念廖先生，就要打倒一切貪官污吏，建設廉潔的財政機關，以集中財力於建設事業。

(七) 先生是本黨農工運動的導師，自先生死後，本黨少能繼續他的事業者，所以中間會有共產黨人竊本黨農工運動領導權的不幸。我們紀念廖先生，就要趕快扶植農工，以完成革命的大業。

(八) 廖先生努力於設立國民政府，以求軍政財政民政的統一。我們紀念廖先生，就要力求國民政府積極統一全國軍政財政民政的工作，努力消滅一切破壞統一的反革命份子。

(九) 廖先生對反革命者恨之如仇，所以有不妥協的精神，對民衆親愛如手足，所以能忠於民衆。我們紀念廖先生，就要繼續他的不妥協的精神，剷除一切反革命派，繼續他忠於民衆的精神，積極爲民衆謀利益。

(十) 廖先生是間接死於帝國主義之手，直接死於軍閥貪官污吏等之手。我們紀念廖先生，就要振作革命的精神，保持強毅的態度，始終反抗一切帝國主義，從速剷除軍閥餘孽閻錫山馮玉祥及一切貪官污吏等，以爲廖先生復仇。

標語口號

一 廖仲凱先生精神不死！

一 廖仲凱先生是 總理的忠實信徒！

- 三繼續廖先生的革命精神！
- 四繼續廖先生的廉潔精神！
- 五廖先生是農工的救星！
- 六廖先生是黨軍的慈母！
- 七腐化份子不配紀念廖先生！

- 八惡化份子不配紀念廖先生！
- 九紀念廖先生要打倒一切帝國主義！
- 十紀念廖先生要剷除閻馮二賊！
- 十一中國國民黨萬歲！
- 十二國民革命成功萬歲！

省宣傳部爲先烈廖仲凱先生殉國五週年紀念告同志書

革命的同志們：

五年前（民國十四年）的今天（八月二十日），便是革命先烈廖仲凱先生爲國殉難的日子！那時，正值總理逝世之後，內而楊劉叛變，盤踞廣州，外而帝國主義者在沙基施行大屠殺；在這內外夾攻之際，廖先生本革命大無畏之精神，應付裕如，一方面協助蔣介石同志討平楊劉，鞏固本黨革命的根據地，他方面指導民衆，作省港政治的大罷工，給與帝國主義者以經濟上重大的打擊。不幸先生之勞績愈著，而樹敵亦愈多，一班反革命的軍閥官吏都羣集於帝國主義者的卵翼之下，以謀不利于先生，而先生竟於五年前八月二十日爲暴徒狙擊而殞命，這是本黨何等重大的損失！

同志們！我們紀念先生，不僅紀念先生與軍閥及帝國主義奮鬥的精神，還有更值得我們紀念的是：

第一，贊助總理改組本黨的精神——十二年春，總理雖重返革命策源地之廣東，以主持革命事業，然內鑒于假革命的軍人之陽奉陰違，外馱察帝國主義者之陰謀傾

覆，知非改組中國國民黨不足以振萎靡之氣，而掃除革命的障礙，乃於十二年冬，宣言籌備改組中國國民黨。當時先生贊助之力最多，并於十三年改組時，申說其今後革命的目標：「改組是求吾黨主義之實現，是必要的。改組以後，還須完成兩件事：就是建立軍校及扶助農工。但建立軍校，要有統一的意志，及統一的精神；扶助農工，則要他了解中國的現狀，并指導他們循着政治軌道而行。此事如有成，則國民革命必能成功，民國的前途，也就有很大的希望；若不能成功，我甯殉主以成仁，不願偷生以受辱。」這種爲革命犧牲的精神，是何等的偉大！

第二，努力農工運動的精神：先生既以「扶助農工」爲國民革命成功條件之一，同時，又以使農工「了解中國之現狀」「循着政治軌道而行」爲指導之原則，故對於農工運動，恒積極參加，有時跑到農工羣衆裏親自訓練，多方指導，因此農工羣衆受先生至誠的啟發，亦努力參加國民革命。平定東江討平楊劉之役，其收效之速，雖由於革命將士之用命，要亦農工羣衆的受先生之指導，積極援助

，有以致之。迄沙基之慘案起，先生更努力指導民衆作省港驚人的大罷工，以與帝國主義者相抗衡，激起空前的反帝國主義大運動。這種領導民衆直接參加革命的行動，在本黨革命史上，真放一異彩！

第三，「革命不忘讀書」的精神——一九〇五年，總理至東京，集十七省同志，組織中國同盟會，其時先生正留學日本，致力於政治經濟之研究，乃亦入盟，開始盡瘁於國民革命事業。自入盟後，歷任各種重要職務，尤其是經濟理財，更是先生之特長。先生勤勞好學，平日工作，至少有十二三小時，多至十六七小時之久，然工作之餘，仍手不釋卷，白日無論如何忙，臨睡之時，必要看書，

省宣部爲長沙事件告民衆書

同胞們！多事的湖南，在上月二十七日，被窮兇極惡的共匪攻陷了長沙，焚殺搶掠，造成空前未有之慘狀；同胞們，我們的人性，祇要是一刻還沒有失掉的話，我們對於萬惡的共匪，怎能不悲憤填膺髮指皆裂呢！共匪自上月二十七日攻陷長沙，至本月五日，始狼奔豕突的退走，這十天之中所幹的燒殺搶掠的勾當，真是不忍卒言。據長沙難民聲稱：共匪自竄入長沙以後對於各機關，各學校，各私人住宅，各商店，大肆焚燬，繁華大好的長沙，一時盡成灰燼，居民之遭慘殺者，更是不可勝數；官吏黨員和富商們，盡在殺無赦之列。而最令我們痛心者，就是一般貧苦的勞動民衆，斷脛折臂的傷軍，在共匪的機關槍掃射

從此，不僅可知先生「爲革命而學問」的精神之偉大，同時，亦知先生所以站在時代前面以指導革命之所由來矣！因此我們一班革命的同志們，要紀念先生，只有秉承先生和軍閥及帝國主義者不妥協的精神，繼續本黨十三年改組的精神，及扶助農工的精神，并效法先生革命不忘讀書的精神，我們才能掃除革命的障礙，樹立革命的基礎，站在時代的前面領導革命於不敗，才能完成國民革命，促三民主義於實現。如果這樣還不能成功，我們「甯願殉主義以成仁，不願偷生以受辱！」這是我們今日紀念廖先生所應深切認識的！

之下，亦不能倖免。這等無理性的獸行，在人類歷史上真是未曾見的。

同胞們！自命爲無產階級革命的共產黨，原來除了燒殺搶掠，別無其他的法門哪。貧苦的勞工，殘廢的傷軍，在他們殺紅眼睛的時候，也一樣多了鮮紅的窟窿。他們的擁護農工利益的招牌，已經被自己打碎。我們應該集中力量，來擁護國民政府，作肅清共產黨的工作。

不過我們要知道反革命者是有連環性的；此次長沙的大燒殺，直接固然受賜於窮兇極惡的共產黨，但間接乃是汪閻馮諸逆所造成的。怎樣見得呢？據共匪胡國華的供語說：「我們總指揮進行的計劃，已與李宗仁張發奎等之代

表商量好了；李宗仁劉發奎等與北方馮閻聯合，是汪精衛從中介紹的。現在閻錫山已派全權代表趙恆惕湯壽潛，馮玉祥已派全權代表劉承烈來漢口，與我們的總指揮接洽安帖，將長沙攻下之後，即會合各處匪軍，攻取武漢——汪精衛目前底致李宗仁密函，也有「……兆銘已電向華（張發奎）分別接濟湘贛共軍，并謀切實聯絡，共取長江……望兄即率所部，直入湘南，兵至長沙岳州時，即可與賀彭友軍，北進無阻……」此次事變的造因，既是如此，共產黨之肉固不足食，而在閻馮諸逆的勾結指使，誠萬死不足蔽其辜了。

同胞們！革命將要達到完成之日，反革命者自然要作迴光返照的最後掙扎；馮閻兩逆背叛中央，為他們個人的富貴尊榮打算，故不惜勾結共黨匪類，以圖最後一逞。汪逆精衛也祇在圖成他的領袖迷夢，因之不惜引共匪為友軍

省宣傳部為舉行剷共討汪宣傳大會告民眾書

親愛的同胞們：

十六年武漢政府時代的共產黨所給予我們的恐慌和痛苦，大家總還沒有健忘罷！那時，一般民衆在「反共產就是反革命」的威脅之下，迫得農民離開農場而誤耕，工人離開工廠而失業，店員離開商店而停市，青年離開學校而廢學，弄得整個社會陷於「狼奔豕突不知死所」的境地之中，迴憶起來，真使我們痛定思痛！

自清共以後，大家總以為可以倖免共禍了，那知共黨

，以演成長沙的空前浩劫，而求得其「發言餘地，」這是多麼痛心的事阿！於此，我們得到下列的教訓：

第一共產黨的燒殺政策，祇能予我們以深惡痛絕的感覺，因為愛好和平，是中國民族固有的美德。

第二我們看了共產黨此次在長沙慘殺勞工和傷軍的條件，證明其「擁護農工利益」的口號，正是欺騙農工的幌子。

第三反革命的出發點，雖有不同，而其欺騙民衆，壓迫民衆，乃至屠殺民衆的手段，以及升官發財的目的，却是一樣，故其利害相關時，雖處極端反對之地位者，亦能結合。

因此，我們要不為長沙之續，就要團結起來，擁護政府肅清窮兇極惡的共產黨，同時要協助中央討平閻馮軍閥，并打倒本黨的敗類，總理的罪人，汪逆精衛。同胞們！努力罷。

更變本加厲行同土匪，時出沒於湘鄂粵贛等省，以發揮其「殺人放火」的獸性。十六年冬廣州之暴動，已極其燒殺之能事，令人「談虎色變」，而此次長沙之暴動，更為空前未有之浩劫。現在我們且來看看共匪在長沙幹的是什麼勾當：第一，為「放火」，凡是官署，黨部，商店，領事館，教堂，學校等，都給他們付之一炬，無一倖存者。第二，為「殺人」，共匪殺人并不宣佈罪狀，任意屠戮，凡是穿西裝的，着長衣的，戴眼鏡的，身體肥胖的，手掌細

滑的，都在他們被殺之列，甚至有着白短衣褲之人，行經街市，亦被赤軍指爲「白派」，即予當街處死。其殺人的方法，更爲殘忍：「係以二人執被殺者之左右手，行刑者以梭標亂刺，執其手者則旋轉不已，以被殺者爲中心，如待磨然，待其人血將流盡，則使其仰臥地上，復以梭標刺其喉，使其宛轉哀鳴而死」。第三，爲「搶劫」，共匪入城之第二日，即開始搶產主義，所有各官紳住宅，均有所謂紅軍及工農梭標隊侵入，藉口搜捕所謂土豪劣紳及反動派，肆行搶劫金銀飾物，錢財細軟，一俟囊括之後，即出至門外，呼喚附近地痞流氓入室，任意搬取，以買人心。而商舖之被搶者，亦如法泡製。第四，爲「勒捐」，其勒捐之殘酷，更甚於貪官污吏，入城之後，即勒令全城商民於三日內籌解現餉七十萬元，復又勒令各街團於二日內，挨戶派繳房租二個月，（約六十萬元），各業商人及居民爲求免一死，都設法繳齊，不敢稍後。其他因被指士劣繳款贖命者，又在五六十萬元之譜。一星期之內，除搶之外，共刮去現款在二百萬元以上。這是何等駭人聽聞的事。

我們總觀長沙此次的浩劫；則共產黨的原形，真畢露無餘，殺人，放火，搶劫，勒捐，便是他們的「革命手段」；縱使地痞流氓趁火打劫，便是他們所謂代表「無產階級的利益」；驅使少數失業的遊民，爲他們一二領袖造發財的機會，便是他們所謂「農工專政」；搶人之產以爲己之產，便是他們所謂「共產主義」。同胞們，在中國民不聊生的現狀之中，如果還讓甘言欺人行同土匪的共產黨縱

橫下去，則吾同胞將永陷於萬劫不復之境，而不知死所矣！這是何等的危險！

但是同胞們，我們要知道，共產黨在中國所以能如此狂獷，固然是受蘇俄共產黨之指使，然向使無內奸以助長之，亦不敢這樣的毫無忌憚。這個助長共產搗亂的內奸，便是夙以左派領袖自命的汪精衛！汪精衛是一個領袖慾很大的人，他祇要能造成他當領袖的機會，便什麼手段也可以用。我們試檢閱他的過去；在廣東，則尊事鮑羅庭如總理，希圖買得共黨的歡心，返上海，則與陳獨秀共同發表宣言，公然承認國共的對立，到武漢，又唱「革命者向左轉」的謬論，左到與共黨毫無分別，迄清共以後，又以領袖地位之失墜，乃急不暇擇，嗾使黃琪翔張發奎暴動於廣州，其處心積慮，無時不在領袖地位之謀奪。然終以所謀不遂，時思蠢動，乘此次閻馮諸逆之叛變，又互相勾結，公然北上參加所謂擴大會議，希圖取得領袖的地位，而此次長沙事變，又恰恰發生于汪精衛到平之後，其蛛絲馬跡，不難索解。果然，據共匪第八軍先鋒隊長楊國華供稱：「我們的總指揮進行計劃，已與李宗仁張發奎等之代表商量好了。李宗仁張發奎等與北方的馮閻聯合，是汪精衛介紹的。現在閻錫山已派全權代表趙恒惕，湯薌銘，馮玉祥已派全權代表劉承烈來漢口，與我們的總指揮接洽妥貼，將長沙攻下之後，即會合各處匪軍，攻取武漢，不分中國與外國，聽我們盡量的焚殺搶掠。……」同時，八路總指揮又截獲汪精衛致李宗仁之密電，要其「兼程入湘

，與彭賀等軍聯絡一致。」可知長沙此次的浩劫，很顯然的，是由汪精衛的主使所致。汪祇圖個人領袖慾的發揮，而不惜縱容共匪魚肉民衆，這真是黨國的罪人，人民的公敵！

同胞們，我們在這共匪與叛徒互相勾結之中，唯一的出路，祇有一致起來剷除行同土匪的共產黨，聲討黨國罪魁的汪精衛，唯有這樣，社會才能安寧，國家才能統一，人民才有安居樂業之一日！同胞們！我們高呼着：

1. 殺盡殺人放火的共產黨！
2. 殺盡屠殺兩湖民衆的共產黨！

中央軍校武漢分校爲聲討汪精衛告全國民衆書

全國同胞均鑒：

此次北平擴大會議，集閻馮桂各系，與改組派西山派各反革命份子，爲叛黨禍國，集中勢力之大聯合，前已由本部通電申討。惟此中發縱指使之汪兆銘，非特別聲罪致討，無以儆元惡大惡之奸邪，而彰順逆是非之綱紀，茲特將其反覆無常，叛黨禍國之事實，爲全國同胞痛切陳之！

查汪逆精衛，前雖奔走革命，頗爲本黨效力，但自總理逝世，悞違教誨，遂妄自夸大，恬然以黨魁自居，在用卑鄙手段，鬼蜮技倆，以滿足其個人之支配慾與領袖慾。始則勾引共產黨以自雄；繼則阿附軍閥以獻媚，其主張則撲朔迷離，變幻莫測，與晴雨針之梁啓超先後輝映；其行爲則縱橫捭闔，朝秦暮楚，比官僚政客更覺醜態百出。

3. 殺盡第三國際馴奴中國共產黨！
4. 殺盡鄂湘贛三省匪共！
5. 擁護何主席肅清鄂湘贛三省匪共！
6. 打倒勾結匪共的汪精衛！
7. 打倒爲閻馮兩逆籌安的汪精衛！
8. 打倒叛黨禍國的汪精衛！
9. 肅清改組派西山派及一切反革命份子！
10. 擁護蔣主席完成討逆工作！
11. 國民革命成功萬歲！
12. 中國國民黨萬歲！

。綜合近十四年來汪逆之醜史，可劃分二個時期：（一）由惡化趨於腐化；（二）集中腐惡之毀黨。

先就第一時期而言：總理逝世以後，共產黨野心日熾，無時不處心積慮，以謀傾覆本黨。乃負黨國重任之汪精衛，坐視黨國丁黃楊之厄運，不僅不極力擁護本黨，反而變本加厲，搖撼黨基，對鮑羅廷則視爲神聖，奉命唯謹；對一般共產黨，則任其盡感愚弄，不僅不加以絲毫糾正，甚且助桀爲虐，發表「我們應該怎樣努力」之論文，以譏諷本黨忠實同志。至於左右派之分，原爲共產黨分化本黨整個團結之陰謀，而汪精衛漫不加察，隨聲附和，亦高呼着「革命的向左轉，不革命的滾開去。」之口號，使本黨發生極大之裂痕，彼以領袖自居者，已昏憤如斯，而

一般黨員，只得吞聲忍氣，以待時機，所以當日共產黨氣餒冲天，不可一世，皆汪精衛使之然也。自民十五廣州三月二十日事變以後，汪精衛利用共產黨一網打盡國民黨之計劃未遂，始突然離國，自此意氣相爭，貽本黨以多事之背景矣。蔣主席爲完成總理遺教，毅然誓師北伐，數月之間，克復湘鄂贛。然革命將士效死於前敵，而共產黨因便乘機騰集於兩湖，一面運動農民抗租，工人罷工，武裝暴動，以爲造成赤色恐怖；一面以迎汪相號召，希得一有力之工具，以爲排擠本黨忠實領袖之張本。果然汪精衛受其誘惑，以爲時機不可失，即繞道莫斯科，恭聆第三國際之訓示以回國，甫抵上海，復僭稱黨魁之名義，與陳獨秀發表國共聯合宣言，以後即潛逃赴武漢。當時國民革命軍犧牲無數頭顱所換得之武漢，除留下三大政策外，整個三民主義，已爲共產與準共黨摧殘淨盡；加以自汪精衛到後，每於講演論次，反覆申明，要與共產黨生在一起，死在一塊，以爲死心貼地，忠實於第三國際之表示，所以當時「反共產即是反革命」之口號，即出於汪精衛之口，無怪一般無知無識之輩，隨聲呼喊，響徹雲霄。此外日與陳獨秀譚平山瞿秋白等，開所謂國共兩黨對等聯席會議，已失本黨獨立容共之精神，此是汪逆彰明較著之賣黨事實。竊思總理容共之用意，原欲以三民主義，對共產黨作思想上之感化，使階級鬥爭之慘劇，消滅於無形，故其覆郵澤如同志書曰：「陳獨秀不服從本黨，我必去之。」總理對共產黨之態度，何等明白堅決。詎總理之墓草尙未甦死

專載

，而追隨二十餘年之汪精衛，竟背叛遺教，至於此極。汪逆如果是血氣之倫，其將何以對師事父事之先總理耶！顧當時湘鄂民衆，吟呻宛轉於共產黨踐踏之下，不能不求生路，所以湖南同胞，於馬日事變，首先自動清共，而汪精衛亦始覺晴空霹靂，不能不隨風轉舵，然其實仍陽假清共之名，陰行結托之實，既縱賀龍葉挺屠殺於南昌，復遣張發奎黃琪翔焚燒於廣州，以及唐生智率軍東下，進犯首都，皆爲汪逆一手所演成者。同時汪逆一方倡甯漢合作之說，一方提出反共倒蔣之標語，既係倒蔣，何必反共？既欲反共，則蔣爲清黨之元勳，果何所據以爲倒蔣之張本？此種矛盾標語，固係第三國際之慣技，而汪逆反視之如太上老君之律令。已而合作之倡無人呼應，汪逆處此計窮勢蹙，進退維谷之秋，不得已又與號稱極右之份子，且勢成冰炭之西山派，突然攜手於滬上，組織所謂特別委員會，以謀攘奪政權；乃特委會成立之日，即汪逆宣告下野西渡之時。此中內容，實因彼之爪牙無多，領袖欲不就，故嘯歌花都，作不得已之高踏遠引耳。然在此種歷程中，汪精衛之無主見，無氣骨，完全爲一機會主義者，亦已表現十分明白，此汪精衛由惡化趨腐化之略歷也。

(二)再就第二時期而言，自十七年秋，北伐完成，全國人民，嗚嗚望治，社會秩序之安定，人民生活之改善，成爲舉國一致之要求，中央秉所負責任之重大，一面謀國軍編遣之實施，爲庶政改造之先驅；一面從事於訓政建設之推進，爲人民解除水深火熱之痛苦。乃汪精衛雖遠在

海外，仍始終意氣相爭，站在破壞統一之地位，與一切國內不逞之徒，互通聲氣，且使其爪牙陳公博等，在上海辦革命評論，以曲解本黨之主義，混淆國人之觀聽；中央寬大為懷，仍望其有幡然覺悟之一日。假使汪逆稍知反省，念總理締造中國國民黨之艱難，以及革命事業進展，與主義實施之不容或緩，決不至日趨於反動之末路。乃野心難戢，怙惡不悛，當去年中央厲行編遣之際，封建軍閥，先後稱兵反抗，但不轉瞬李白全都即行解決，馮玉祥亦經嚴重懲創，竄伏建安鄉村，而汪精衛又使張發奎回竄廣州，謀第二次之焚燒，勾結唐生智，倒戈鄭州，乘機竄據湘鄂，希冀再建政府於武漢；但其計劃終歸失敗。在此軍閥次第剪滅與瓦解之秋，碩果僅存之北洋軍閥如閻錫山者，大有兔死狐悲，唇亡齒寒之感，所以結合一切無聊政客，無恥叛徒，以謀最後之掙扎，而徘徊於香港九龍之汪精衛，亦踴躍思動，就為閻逆拉攏牽線，先使陳公博等活動於平津，商洽投降軍閥之條件，繼使殘餘張桂逆軍，竄擾湖湘，企圖牽制中央討逆軍事之發展，甚至希望可與馮軍，會師武漢；然其結果又完全歸於慘敗，僅剩敗兵殘將，竄回桂林老巢；且汪逆視為彼不發展，我終不寄人籬下之張發奎，因傷亡殆盡，早已通電下野。在汪逆傷心短氣於惟一工具——張發奎覆滅之餘，又深感在南方已無搗亂之機會與能力，所以決心投靠閻馮，以圖最後一逞。但是閻馮反抗中央禍國殃民，早已說不出正當之理由，所謂「禮讓為國」，「國事由國人解決，黨事由黨人解決」，之論調

，用以為背叛中央之中心理論者，就窮兵黷武，假黨營私之閻逆看來，亦自覺滑稽可笑，王莽篡漢，藉楊雄做劇秦美新論，以資掩飾，閻錫山要承襲北洋軍閥之正統，且進而步袁氏之帝制自為，實在少不得一位偽君子真小人之汪精衛，為之撐持門面。閻對於汪之關係，不過如此，乃汪逆仍欲冒竊革命之美名，以掩飾其投靠洪憲功臣，帝制餘孽——閻錫山之事實，亦徒見其作偽心勞日拙而已。最近集合政客黨痞，成立所謂擴大會議，其名義上是改組派十五人，西山派九人，實力派七人所混合而成，然其動機，則欲為閻逆籌安，其份子則腐惡難陳，試問以此種非驢非馬之會議，如黨章有何根據？試問鴉片煙鬼如趙丕廉等，於本黨有何來歷，可以冒充委員？嗚呼！擴大會議，可以休矣！近自汪逆抵平，更覺花樣翻新，怪論百出，提倡由擴大會議產生約法，以反對總理訓政之主張，發表取消黨治之謬論，以反對總理以黨治國之遺訓。以上二點，中央委員胡漢民，及國府楊熙績諸先生，已駁得體無完膚，諒為全國同胞所共視。由此觀之，汪精衛已根本毀黨無忌，而其唯一目的，僅欲借一塊本黨招牌，以為招搖騙局，稽首稱臣之媒介。不然夙以總理唯一繼承者自命之汪精衛，何以甘心拋棄遺教？夙以極左派領袖自詡之汪精衛，何以與極右派之份子謝持鄒魯等，携手同行？夙以打倒軍閥官僚為職志之汪精衛，何以與最冥頑之軍閥閻馮相結托，與安福交通各系相周旋？此皆汪逆集腐化以毀黨之鐵證，雖百口而莫辭者也。願汪逆集腐化以毀黨之罪惡則如何

最近彭黃諸共匪，在四路軍追擊張發奎殘敵之際，亦即在汪精衛剛抵北平，開其所謂擴大會議之時，乘機竄陷長沙，大肆焚殺，比十日之揚州。流千里之碧血，此與十六年汪精衛赴滬開會，即嗾使張黃勾結共匪，在廣州暴動之事，可謂舊劇重演，跡出一轍。何以證之，此次共匪屠毒長沙，正張桂逆軍慘敗之餘，汪逆北上，爲獻媚於閻馮，取得擴大會議主席資格起見，勢不能不借力共匪，以壯聲勢，而閻馮二逆，亦因軍事失利，樂得汪逆從中發蹤指使，以謀搖動我軍後方，在理想已證明如此，而在事實上，更從捕獲共匪隊長胡國華及間諜所供稱，與檢查汪李馮顧往來函電，及共匪搗亂之計劃看來，尤足爲其逆造成長沙事變之確鑿證明，乃汪精衛欲掩飾罪戾，對北平記者談話，謂共匪盤踞長沙，已令李宗仁進駐湖南，以資勦滅，其實殘餘張桂軍，窮蹙柳州，早陷於日暮途窮之境，安有餘力顧及其他？即此足見汪精衛之欲蓋彌彰，無從掩蔽，此汪逆集中腐惡以毀黨之略歷也。

總上所述，汪逆一生反覆變詐，叛黨禍國之罪，可以說完全爲領袖欲所支配所造成，惟其造成領袖資格以轟動同盟會同志，所以不惜冒死以炸戴澧，此固汪兆銘一生氣節之所在。然自是以後，則思想矛盾，行爲蒼狗，如十三年本黨改組時之反對共黨加入本黨，不惜立異以鳴高，通

後奉事鮑羅廷太上政府，又不惜聲明之生死相共。總理容共，汪既反之，本黨清共，汪又反之，致釀成南昌廣州之慘變。其爲領袖欲不遂之遷怒所致，已彰彰矣，則乘特委會之故智，扇武漢政府之餘波，更利用張賀殺人放火之傳統政策，一方組織擴大會議於北平，爲將來操縱偽政府之根據，一方煽動慘禍於南服，以爲盡忠於蘇俄及賣力於閻馮之表示，皆是爲達到滿足領袖欲之目的起見，以致不擇手段使之然耳。嗚呼，中央和平統一訓政建設爲民族謀出路之目的與政策，有閻馮桂各系叛亂，固已破壞無遺，然苟非汪逆兆銘先後從中主使，近更利用改組派與西山派擾亂湖湘，爲之推波助瀾，則北方戰禍，早已解決，民生痛苦早已相紓。乃昔之以總理唯一之信徒自命者，今則揚名彰著，聯合反動各派，甘居叛逆罪魁，苟意氣之得逞，不惜倒行逆施，苟權威之可逐，不惜認賊作父，不僅斷送政治生命，而且根本忘記黨之立腳點。陰爲謀主，操亦盜之戈矛，陽飾甜言，玩青年於股掌。哀我民衆，火熱水深，恨彼神姦，盜名欺世。積非勝是，清議所不容，叛國禍民，衆人皆曰可殺。務望全國同胞，羣起聲罪致討，以驅此逆賊，紀綱喪墜，賴輿論之伸張，雲海迢遙，仰明教之頒賜。

武長株萍路特黨部籌委會宣委會爲聲討北平擴大會議告 全路同志工友書

同志們！工友們！

現在北平鬧的什麼東西？究竟是個什麼東西？或許還有不大明白的，現在請爲各位說明；

第一，擴大會議是一種非法的組織，——我們知道本黨的組織，由區分部以於中央黨部，都是根據神聖的總章而產生的，而擴大會議却不見于總章；至於他們把滬粵二屆，僭稱黨統，尤爲背謬得很，要知道改組派所謂粵二屆早已成了歷史上的名詞；西山派所謂上海二屆，根本上就沒有黨統的資格，怎麼能够拿滬粵二屆委員資格來鬧什麼擴大會議？所以擴大會議是一種非法組織。

第二，擴大會議的份子是一些本黨叛徒與軍閥走狗——擴大會議的聖脚，是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汪精衛鄒魯謝謝持陳公博趙丕廉黃少谷等三十餘人。其中馮閻是北洋封建餘孽，鄒魯謝持是西山會議派的首領及組織非法特別委員會的罪魁，陳公博是十六年賊使共黨在廣州暴動經中央通緝的要犯，趙丕廉是抽大煙的政客，黃少谷是馮逆個人的忠實走狗；至於汪精衛，年來叛黨叛國，倒行逆施，更早已成了本黨內莫大罪人。這可見擴大會議的份子，不是本黨叛徒，便是軍閥走狗，他們以一些腐化惡化政客叛徒份子，公然欲僭竊黨的招牌，鬧什麼擴大會議，真是荒謬

絕倫，不值識者一笑！

第三，擴大會議是一齣滑稽劇——擴大會議的情形，尤其滑稽可笑。他們號稱三十餘人，而出席者祇有十一人，每一個人要替代三個人簽字，這已經笑話百出了；何況以三十餘人而論，內中又祇有幾個已消失了資格的一二屆中央委員，其他都是一些軍閥御用的工具，至於趙丕廉之流，更與一二屆中央毫無關係，已拉入擴大會議湊數，真是鬧天下之大滑稽。

第四，擴大會議是叛徒的回光返照——擴大會議的份子，如西山會議派，改組派，桂系軍閥，帝制餘孽，本來是冰炭不相容的。現在爲什麼公然能聚在一處開會？這是因爲他們都已感覺自身不能見容於三民主義的旗幟之下，因而無廉無恥的作一度苟合，來謀最後的掙扎。試看閻馮稱兵叛變，經我中央與師討伐以來，不是潰敗得不成樣子了嗎？現在他們知道在軍事上政治上財政上都已沒有辦法。成了簽的游魂，乃賊使他們的走狗趙丕廉黃少谷拉攏西山改組兩派份子，開這個等于籌安會的擴大會議，欲借這擴大會議做幌子，欺騙民衆，苟延其垂死的命運，而西山會議派改組派以及軍閥餘孽又因爲要找出路，而又不能改過自新，在中央領導之下討生活，自然是依附馮閻軍閥，

作各人執權奪利的勾當。這就是他們擴大會議的用意。他們這種各懷鬼胎的結合，破壞黨國違反民衆利益的結合，自然不能夠久存。以各國革命事實，凡是革命成功之日，便是反革命份子最後掙扎之時來證明，他們這種反動團體，實在是回光返照的最後一幕，馬上就會鳥獸散了。

現在我們對於擴大會議是一種如何骯髒的東西，已明白了。這樣等於籌安會的結合，爭權奪利的結合，腐惡份子的反動集團，本來將不討而自倒，值不得我們一顧。不過我們要知道，反動份子到了最後掙扎的時候，也就是他們無所不用其極的時候。他們祇有個人的利益，不知道民

漢特市整委會爲廖仲凱先生殉國五週紀念告同志書

同志們：

我們革命的先烈廖仲凱先生殉國紀念日，現在又到第五個週年了。在五年前今日，我們革命的先烈廖仲凱先生，在中央執行委員會門前被刺暴卒。先生追隨總理努力黨國，垂二十年，身任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及軍校黨代表兩要職，一旦逝世，黨國遺失中心，同志更乏領導，影響於革命前途，至爲重大；先生的死，乃本黨革命前途的損失，世界革命前途的一大損失。我們紀念先生，追悼先生，不僅在紀念先生的個人，尤須紀念先生未完了的革命事業。

先生一生，祇知爲黨爲國，不知有家；在十三年以前，本黨尙未改組之際，革命勢力，異常渙散，黨的基礎，

衆的利益，和國家的利益，所以他們爲欲牽制中央軍的勇猛前進，近來竟不惜勾結殺人放火的共產黨來屠殺長沙，來擾害湘鄂贛三省民衆，這就足以證明他們是何等的喪心病狂了。總之，他們存在一日，本黨便受他們一天的危害，人民的痛苦便加深一天，國民革命的過程便延長一天。所以我們應該深切的認明這種利害關頭，一致團結起來，擁護中央政府，務於最短期內把閻馮軍閥消滅，把擴大會議的軍閥走狗和叛逆份子一個個殺掉，而後國家才能真正統一，民衆的福利才能一天一天提高。這是愛護黨國的我們應盡責任，也就是我們自救的唯一途徑。

瀕於動搖，先生則不顧一切，襄助總理，改組中國國民黨，淘汰腐化份子，集中革命勢力，而黨基以固。

其次，先生不僅是襄助總理改組中國國民黨的健者，且爲本黨中唯一偉大的農工運動領袖，和實際的革命家。誰都知道總理所領導的國民革命，是爲民衆謀利益，民衆當中，農工階級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且最受痛苦，最受壓迫，而感覺有革命的需要；所以本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曾經明白的說：「國民黨現正從事於反抗帝國主義與軍閥，反抗不利於農夫工人之特權階級，以謀農夫工人之解放，」又說：「國民革命之運動，必恃全國農夫工人之參加，然後可以決勝，」由此可知農夫工人關係國民革命之重要。先生在日，對此極爲注意，竭力扶持農

工勢力，維護農工利益，他是中國農工的救星，本黨農工運動中唯一的領袖，沙基慘案，省港罷工，先生指導民衆與帝國主義者抗爭，卒能使帝國主義知所警惕，先生不僅是農工運動的領袖，且爲實際的革命家。

自先生死後，本黨革命的進程中。經過了非常嚴重的時期，從出師北伐以至現在，無時無地，不與帝國主義者軍閥及共產黨肉搏血戰，雖賴總理在天之靈，與本黨領袖之一致努力，卒能於最短期間，消滅北洋軍閥，使軍事進展：由珠江流域，而達到黃河流域，實現統一，但是農工運動方面，因缺乏領導，中間復經過共產黨之一度操縱離間，使革命主力軍的農工羣衆，分崩離析，勞資極端衝突之結果，致將我國正在萌芽之產業界，陷於破產，一蹶而不可復振，今後建設仍在須人領導，如果我們革命先烈廖先生，至今仍健在，必可得其偉大人格的感化，深湛學問的引導，使我們革命的進程中，得由相當的指示和贊助

平漢路特黨部爲廖仲愷先生殉國五週紀念告同志暨工友書

同志們！

工友們！

在軍閥叛亂，共匪肆虐腐惡份子背黨求榮的現在的時侯，今天，我們遇着廖仲愷先生殉國五週年紀念的日子，能不發生許多感念的回想？先生以他偉大的精神，在黨務政治軍事方面，建樹了燦爛的功績，在學問方面亦有非常的成就。不幸，先生超卓的志行未能完成什一，竟於十四

，避免許多無謂犧牲和錯誤。我們撫着這幾年所受的創痛，對於革命先烈的廖先生，不覺發生無限的悲感和追念。

同志們：廖先生逝世，已五個週年了，現在值先生的紀念日，我們應當怎樣去努力，繼續先生未完了的革命事業，領導農工運動，肅清北方馮閻殘餘軍閥，使三民主義之國家，早日實現。同志們，覺悟吧！廖先生雖然死了，遺留給我們的教訓，至今仍在，我們應該本着先生的遺教，從速完成國民革命的工作，最後我們高呼：一，廖仲愷先生是總理真正的忠實信徒！二，廖仲愷先生是農工真正的領袖！三，繼承廖仲愷先生革命的大無畏精神！四，繼承廖仲愷先生始終如一百折不回的精神！五，紀念廖仲愷先生就要繼續他的不妥協的精神來剷除馮閻殘餘軍閥！六，紀念廖仲愷先生就要繼承他底疾惡如仇的精神來消滅蠱蝕本黨的腐惡份子改組派及西山會議派！七，廖仲愷先生精神不死！

年八月二十日爲貪吏軍閥勾結帝國主義者狙殺於廣州中央執行委員會的階前，這顯示着先生是國民革命的全體敵人的對頭，先生是爲國民革命而犧牲了，我們在今日不必僅悲悼先生偉大的死，應對於先生生前的事業和崇高的人格，有深切的體認而繼續發揚光大。先生既感覺革命的需要，入黨以來，一言一動，莫不以黨的利益爲前提，以黨的意志爲意志，勇敢的負起國民革命的責任，不稍退縮。故

一切有利於黨，有利於革命的事，無不努力求其實現，而有妨害黨務妨害革命之進行者則奮不顧身的必求剷除而後已，本黨改組以前，先生以同志之銷沉，將士之驕悍，財政之割裂，非將黨改組，不足以振黨的頹靡之氣，非創立黨軍，統一軍政財政，不足以剷除革命之障礙以固黨之基礎，而與猖獗的軍閥帝國主義戰。故十三年襄贊總理改組本黨，又受命與蔣介石同志籌設黃埔軍校，消滅陳劉楊，又力促國民政府之成立，以求軍政財政之統一，故遭反動份子之忌恨而至於死，先生又窺破當時潛伏本黨的共產黨陰受第三國際的指揮，欲攫取農工運動於共黨領導之下，而又未便公然揭露，乃不辭辛苦為親身入農工羣衆裏面，領導他們歸向三民主義而努力國民革命。終先生之世，農工以先生為慈父，為良師，共產黨的陰謀，卒不得逞。

然而現在先生所致力欲剷除的本黨的障礙！軍閥餘孽，閻，馮，張，桂等又圖最後掙扎，破壞本黨數年來的工

作成績——和平統一，欲遂其暴政虐民毀黨的夢想；農工運動，亦因自先生死後，本黨少能繼其事業者，所以共產黨到處欺騙農工，企圖竊農工運動領導權，破壞社會經濟組織，陷農工於死地，馴至焚掠屠殺，甚於流寇；而汪精衛鄒魯等輩又只顧個人的私慾，破壞紀律，背叛黨章，認賊作父，厚顏詔事軍閥，聯結共匪，共謀毀黨，這是如何使先生的英靈悲痛的事呵！先生若在，必能幫助中央預

先消滅這些叛逆於無形。

同志們！我們要怎樣紀念先生？我們要效先生真誠的獻身於黨，以黨為自己的生命，黨的一切敵人，便是自己的敵人。努力消滅現在黨的敵人，革命的障礙——軍閥餘孽閻馮張桂，欺騙農工的共產黨，和違背黨紀的汪精衛等，以完成訓政建設，更要繼續先生的精神，引導農工集於本黨旗幟之下，而完成國民革命。

工友們！我們要紀念先生，就不要再忘記了先生對於工友們的愛，對於工友們的熱誠的指導，領導工友脫離共黨欺騙的苦心，要效廣東數十萬工友聽先生指揮與英帝國主義抗戰的精神，在本黨的領導之下，消滅你們自己的敵人——共產黨；幫助中央肅清革命的障礙——軍閥餘孽，及一切反動份子，以建設三民主義的新國家。

同志工友們！我們不要僅是空空地紀念！要振起自己的精神，完成先生未完的事業，才能使先生的英靈得着慰安。

口號，一·廖先生的精神不死！二·廖先生是 總理的忠實信徒！三·繼續廖先生革命的精神！四·繼續廖先生廉潔的精神！五·腐惡份子不配紀念廖先生！六·剷除一切危害黨國的反動份子！七·消滅破壞和平統一的閻馮二賊！八·中國國民黨萬歲！九·國民革命成功萬歲！

天津市黨部通電痛斥北平偽擴大會議

南京中央黨部國民政府鈞鑒：各省市黨部，各省市政府，各總指揮，各軍師旅長助鑒：方今本黨革命的中央，正力求黨務之健全，與全國之實質的統一，以期促三民主義於早日實現，民衆痛苦於早日解除，乃有所謂汪陳諸人者，於四中全會以後，即背叛中央，提倡改組；及三全代會開畢，益復喪心病狂，公然倡亂，肆意詆譭中央，極力拉攏同志，且奔走於一般投機軍閥之間，包圍之，阿諛之，使其爲害黨國，反抗中央。而所謂一般投機軍閥如閻馮李白之流者，好亂性成，不知黨國，昔見本黨之勢力日張，故乘機混入，以期增高其個人之權威，近見本黨奉行主義，力求實質之統，於其個人之分外的權勢，漸爲不利，乃陰蓄逆謀，伺隙叛亂。在此種情形之下，汪陳等遂利用閻馮等之武力，閻馮等則利用汪陳等之招牌，互相勾結，而有今年北方之叛變發生。頃者該反動集團，一方頑強敵抗中央之討伐，一方復有僞中央黨部擴大會議之成立，發表荒謬之宣言，淆亂國人之耳目，叛黨禍國，莫此爲甚。茲舉其羣衆大者，以爲我全體同志及全國同胞告：

一，該擴大會之非法 三民主義爲本黨之理論的中心，總章爲本黨之行動原則，凡關於黨的組織與紀律，自不可有違於總章，此爲黨內所共同承認者。所謂閻馮汪陳諸人，既以總理信徒，忠於黨國自居，則對於總章之決定，自應嚴爲遵守。試問擴大會議之組織，載於總章何條乎？

抑有成例可引耶？即使退一步言之，法理當窮困之時，亦可根據多數之要求，別謀出路，然當此擴大會議未開之前，他者勿論，即追隨馮汪陳之反動份子，亦幾有如是之覆求與希望者乎？乃彼等竟不顧一切，悍然爲之。總之，該擴大會議，於法理既無半點之根據，於事實亦無多數之要點，直接破壞總章之決定，間接妨礙主義之實施，其非法之罪，直駕十六年之中央特別委員會而上之。此我全體同志。全國同胞，所當認識者一。

二，該擴大會議之作用 所謂僞中央黨部擴大會議之召集，一則曰集中人才，再則曰完成整個的黨，三則曰以濟法理之窮。殊不知此皆閻馮汪陳欺騙同志及同胞之詭語，而其中各別有作用在也。分言之：汪陳之所以欲閻馮等加入擴大會議，且諂媚之無所不至者，擬利用其革命之武力，以顛覆現在之本黨，而造成其個人之黨，最低限度，亦可假擴大會議之名義，分得幾筆之贖錢，以供其個人及其個人的爪牙之揮霍與享樂，至於閻馮等之所以主張擴大會議，而對於汪陳諸人，略示以相當之禮貌者，蓋以本黨之主義，及中央之勢力，深入於民衆的腦海中，閻馮等在今日的情狀之下，假借本黨招牌，固不能生存於久遠，然不假本黨之招牌，則滅亡將益速，惟其欲借本黨之招牌，則非拉攏汪陳不可，此閻馮等之所以主張擴大會議，而略假汪陳諸人以相當之辭色者也。初則假擴大會議之名義，

以產生偽國民政府，而竊取其主席之地位；繼則憑主席之地位，以擴大其個人之勢力，而償其皇帝之夢想，是則閻錫山對於擴大會議之獨具的作用，行將見之於事實者也。總之現在之擴大會議，與袁世凱之籌安會，段祺瑞之善後會議，同一價值，同一作用。此我全體同志及全國同胞，所當認識者。

三，該擴大會議之前途 所謂偽中央黨部擴大會議之委員，人計三十，派別有五，計改組派汪陳等十二人，西山派鄒謝八人，馮系四人，盧系桂系各三人。此一般之所謂要人，有係一屆中委而被二全會所開除黨籍者，有係二屆中委而被三全會開除黨籍者，有係三屆中委而被現在之中央所開除黨籍者。七折八奏，光怪陸離，所謂極島合之致者非耶，此一般要人。當閻錫山之蒸電發表而後，遂先後北來，磋商事務，乃談及偽黨問題，即有偽屆的糾紛。汪陳則以粵二屆為黨正統，鄒謝則以滬二屆為黨的正統。初議於北平，未得辦法，繼會議於太原，仍未解決。彼陳公博等以憤而赴津，非偶然也。嗣經覃振輩居中力為斡旋，拋開法統不談，採用非常手段，發表聯合宣言，成立擴大會議，汪精衛遂為同盟，且將草就之宣言電寄到津。於是覃陳諸人，又赴北平，兩開會議，乃在此偽黨務行將解除之際，竟有所謂粵二屆下級幹部，起而反對。旋汪氏亦發出東電，堅持其粵二屆的立場，同時鄒謝發出微電，亦加以反駁，由是所謂整個的黨，遂分裂而不可收拾一月之久。嗣因閻馮諸人以偽黨務不得解決，偽政府無由產生，而

對於外交財政之進行，極為不利，乃又命趙丕廉等奔走疎通，由粵二屆提議，由滬二屆贊成，而所謂之偽中央黨部擴大會議，遂匆匆出現，此皆近來之公開的事實，早已喧騰於中外，而於此可知該擴大會議之中，派別紛出，利害衝突，此時雖互為讓步，強以開成，他日利害當前，糾紛必起。以如此之反動集團，即無外交之壓力，亦必自行崩潰，況加以中央之討伐乎，而就其已往之產生的情形，可斷其將來之命運的不久，此我全國同志及全國同胞，所當認識者三。

總以上之事理言之，可知該反動集團，平日時以非法誣譏中央，及其言行，則法理兩無，竟敢開破壞黨綱黨紀之新紀元，而成立所謂偽擴大中央黨部，擴大會議者，其反革命之罪，直駕張勳復辟而上之。此而不誅，國法何在？此而不討，黨紀何存？先總理有知，固當痛恨於九原，而中央同志同胞，則尤當如何奮起而討之也。

茲者本黨中央，本總理之遺教，痛反動之囂張，出師北伐，節節勝利，立消滅反動勢力之決心，具實現主義，以解除民衆痛苦之誠意。本會雖具反動勢力之下，活動至為艱難。然誓死上承中央指導，下應民衆之要求，謹率我全市之八百同志，與反動派周旋於津沽之間。為主義而犧牲，縱萬死以何辭？為黨國而奮鬥，即一人而必戰。所望全體同志，全國同胞，在中央領導之下，一致聲討，共同努力，早殲羣醜，再造統一，黨國前途，實利賴之，臨電悲憤，伏望垂察，中國國民黨天津特別市黨務整理委員會叩。

教導三師第六團通電申討汪精衛

中央教導第三師第六團團長兼武昌戒嚴指揮官張鼎銘，前日率領全體官兵，通電討汪，詞氣極為憤慨，用錄原電如左：

（銜略）此次閻馮二逆，背叛中央，豫魯蒼生，悉遭塗炭，我中央軍為澈底肅清反動，完成統一，解北方民衆之倒懸起見，用是滬暑長征，效諸葛之渡瀘水，旌旗北指，若武穆之搗黃龍，義師所指，民慶來蘇。該閻馮二逆，宜如何敘述，自動謝罪於國人，乃復不自翻悔，反召集非禮非馬，毫無根據之偽擴大會議於北平，集反動份子於一堂，演其同床各夢之滑稽劇，而汪逆精衛，乃亦腆顏事仇，認賊作父，賣身投靠，以求諂媚閻馮，勾結匪共，希圖血染中華，其腐化則與素同冰炭之西山研究安福諸系為友善，其惡化則又勾結蘇俄共黨土匪為聯絡，推其用意，必欲使中國陷於萬劫不復之地而不止，罪大惡極，罄竹難書。爰將其過去之罪惡，昭告國人如左：

一，縱使共黨 溯總理容共之初衷，蓋冀其拋棄彼不適合於中國國情主張，而參加共同反帝國主義國民革命之戰線，乃汪精衛不惟無以副 總理逝世後付託之重，反一變初衷，奉第三國際之走狗鮑羅廷為神聖，縱使共黨圖害本黨，而不加制止。其罪一。

二，兩湖赤禍 我蔣總司令督師北伐以後，不及三月

，長驅武漢，底定東南，共黨為積極破壞本黨計，乘我北伐軍長趨甯滬，不暇兼顧之時，不惜蹂躪武漢，搗亂三湘，使數省民衆，均為其赤化試驗品，該汪精衛匪特不加制止，而反從中指使，致釀成蔓延之赤禍。其罪二。

三，賀葉叛變 汪精衛自知為國人之所共棄，乃行其最劣之卑污手段，嗾使賀龍葉挺叛變南昌，使贛省民衆，又遭劫運。其罪三。

四，廣州慘象 張發奎黃琪翔二逆，素為汪之忠實走狗，自汪種種荒謬思想未遂後，遂亦遁迹粵省之一隅，乃汪以領袖慾薰心，復又指使張黃二逆，叛變廣州，燒殺焚掠，無所不至，造成空前未有之大劫。其罪四。

五，長沙浩劫 汪逆以最近北上，甚遭馮閻之冷視，急欲一獻慇懃，以討其歡心，故不惜派爪牙南下，與素為人所不齒之軍閥趙恒惕等勾結，并與擾亂湘贛之共匪彭德懷聯絡，以搗亂後方。致長沙遭空前未有之浩劫，傷數十年亦難恢復之原氣，汪逆亦為中國國民一份子，乃竟圖遂其領袖慾而出此極惡劣汚濁之毒策。其罪五。

汪逆近數年之行爲，莫非倒行逆施，自掘墳墓之舉動，上列數端，特舉其犖犖大者，其他劣跡，書不勝書，而以最近勾結共匪慘殺長沙為最甚，此而不加申討，匪特統一難以完成，大局前途，尤屬難堪設想，敝部全體官兵，

深爲憤慨，誓願枕戈待旦，爲討逆之後盾，尙望全國同胞，一致興起，各界人士，共策羣力，使反動得以肅清，統一

一因而告成，臨電不勝激昂懇切之至，教導第三師步兵六團團長兼武昌戒嚴指揮官張鼎銘率全體官兵叩號印。

鄂省府通電聲討汪精衛

鄂省府近以汪精衛勾結共匪，顛覆黨國，特發通電聲討云：（銜略）自汪精衛潛回香港，間走北平，於是湘鄂贛三省之共產黨，遂與桂系餘孽，各地土匪，相互勾結，掠奪城市，破壞交通，暗襲明攻，互相策應。一若有系統有計劃之聯合戰線，初不料俱受汪氏之指使也，近據各軍警機關報告，專任破壞交通之匪共，有大隊，有分組，其餉械均由北方供給，以汪以南，董用威，趙恒惕，胡宗鐸，聶鈺，主鄂事，彭賀謀湘，朱毛圖贛，之九人者，皆與汪氏有深切之歷史，最近武漢警備司令部，且已截獲汪以南署名之多數委令矣，證以廣州截得汪之致李電文，及武漢行營據通城縣長取得俘虜口供之微日通電，是邇來鄂贛湘三省共禍，同時復熾，悉爲改組派共產黨桂系之聯盟動作，而汪精衛實爲發縱指示之人，已由事實判明，而汪氏寧初無掩飾之心，且以此爲入平之禮物，並視爲其希望中，可得分贖之股本矣，蓋汪氏前爲武漢政府主席，其命令尙能及於鄂贛湘三省，竭三省之財力，以爲鮑羅廷一人好惡之度支，舉三省之人民，以供共產黨談笑試驗之犧牲，

自汪氏提出反共產即爲反革命，不革命亦爲反革命之口號，於是三省之殺機始啟，自汪氏頒布三省民衆運動組織方案，於是商喪其資，工荒其業，農誤其耕，青年輟其學，老弱廢疾失其養，且階級鬥爭，私相仇殺，人民裁判，不立罪名，有其黨籍者，不問貪污，不入其黨籍者，盡爲土劣，火雲燻天，魚羊糜肉，嗷嗷者相驚鴻雁之魂，嗷嗷者乞假蜉蝣之命，此皆汪氏執政之成績也，汪之來也以國共合作，掩護共黨之進攻，汪之去也，以分共清黨，保持其既得之勢力，蓋其現金集中令，早知事無可爲，故先爲其黨攫得公積金，挾以去國，彼而不離字之黨人，固皆日游於都市之中，爲之傳達命令，而其殺人放火之選手，則仍出沒於山澤之中，待時以謀集會，今汪氏登高一呼，而十二省共禍，風起雲湧，亦可見其培植之深矣，汪氏既甘爲蘇俄作虎俵，其亦化中國之決心將愈演而愈烈，邦人君子，苟悚於三省慘酷之奇禍，自救救國，皆當一致申討，以除此不祥之怪物，迫切陳詞，請希明教，湖北省政府叩刪（十五）印。

中央軍校黨部痛闢擴大會議

同志們：在艱難困苦，歷四十餘年如一日的奮鬥進程中，領導中國國民革命的本黨——中國國民黨，又走到一種很艱辛的難關了。這難關之造成，基因於本黨內部少數份子之變節叛黨，而顯著於一切封建勢力反動軍閥之稱兵叛變。所謂北平偽擴大會議就在這黨的難關當中，非驢非馬，一起一伏的產生出來了。姑無論擴大會議在本黨總章中無此項條文可援，就令有之，所謂擴大就必定有一個中心基礎以為擴大的標準。但甚麼是北平偽擴大會議所擬定的中心基礎呢？從西山派一方面說，當然以偽滬二屆為他們的基礎，從改組派一方面說，當然以粵二屆為他們的基礎，在馮閻一方面說，又當然以勢力為基礎。基礎既不同，所以他們對於偽擴大會議的觀念亦因之而異，但其同為非法則一。所以胡漢民同志對於北平偽擴大會的批評說：「而且叫做擴大會議，一切都沒有了範圍。却是拉扯得來的人名，祇有三十多人，其中硬要代表簽名的倒有三分之二，到場的每一個人至少要簽三個人的名字。不知是基督教的「三位一體」呢？還是封神傳上的「一氣化三清」呢？這樣子的會議，不是「擴大」會議，而實是「縮小」會議。開場便如此滑稽可笑，到不如籌安會來得老實，所以比較起來，只好稱他們做「次籌安會」罷！」所以本部在呈

請中央懲辦偽擴大會議份子的文中也說：「閻逆為欲滿足其首領慾起見，遂不惜以極卑鄙之手段，仿袁氏籌安之故技，牽改組西山等派於其下，溶一切反動份子於一爐，而成立其所謂偽擴大會議。名為擴大，實即搜羅，雖曰會議，無異籌安。其為非法，雖三尺兒童，亦能知之。」

在這樣一個情況之下所產生的非驢非馬的偽擴大會議，復受羽翼於封建軍閥之下，而猶云能繼承本黨黨統，領導國民革命，其非癡人說夢，誰能信之：究其極，亦不過使一度在北方民衆腦筋中顯印的本黨信仰，如曇花一現，反而為民衆所唾棄痛恨罷了。這不是偽擴大會議之不幸，而為在革命進程中有四十餘年歷史的本黨的浩劫。換言之，就是在革命進程中本黨難關之復臨！

同志們！負有中興中國國民革命責任的同志們！在這黨的難關中，在這偽擴大會議破壞本黨歷史的使命期間中，應該怎樣去認清我們自己的立場！應該怎樣去努力我們自己的工作！

這度難關，不過是一種革命的試金石而已！我們要以我們自己的力量去：擁護合法的惟一的中央！鞏固國民政府！消滅閻馮軍閥，實現三民主義！

○ ○ ○ ○ ○

鄂武昌縣黨部電斥擴大會議

南京中央黨部，國民政府鈞鑒：各省市黨部，各省市政府，各縣市黨部，各縣市政府鈞鑒：慨自北伐軍興以來，國內各軍閥，相繼崩潰。閻馮二逆，雖攝於中央威力，順一時，終因兔死狐悲，不得不露其猙獰面目。舊夕馮逆稱兵作亂，閻逆即暗中主持，旋竟公然結合，反抗中央；

近更在北平召集汪精衛，李宗仁輩，組織偽擴大會議，溶國內反動份子於一爐，以圖最後之掙扎，若不迅予剷除，禍國殃民，將無止極。惟望全國同志同胞，一致奮起，作政府之後援，共殄二逆，推翻偽擴大會議，以救數省人民於水火。黨國幸甚。中國國民黨湖北省武昌縣黨部叩。

黑龍江省全體黨員斥非法擴會

黑龍江省縣全體黨員，昨有通電到京，痛斥北平所謂擴大會議。叙其種種罪惡醜態，并請同志同胞一致主張消滅叛逆。誌其原電如左，

南京中央黨部，國民政府，各省市黨部，各省政府，各民衆團體，各機關，各學校，各報館均鑒：溯自閻逆倡亂，薄海同憤，聲討文電，紛如雪片。於是閻逆手忙脚亂，不知所措矣！謀之馮逆，縱獸出柵，網羅改組派西山派投機腐化形形色色之反動份子，作一度之苟合，以圖反抗中央。弱拉硬扯團沙爲彈，居然擇兇於七月十三日聚雜種於北平，當年洪憲帝制所御用之懷仁堂（真可謂壞人堂）扮演擴大會議把戲矣！夫所謂擴大會議者，直袁皇之等安會耳！試問此擴大會名詞，究何所據而產生。如鄒謝陳汪等，托名爲二屆中央委員也，粵二屆委員任期已滿，時效既失，滬方冒牌二屆委員，國人早知其爲非法之私生子，

不足掛齒。况陳汪鄒謝等，背黨叛國，罪名已著，業經開除黨籍，尙有何資格相號召，以組織偽中央黨部耶？且逼查本黨總章，概未有容許特別組織之規定，而十五人之騙局，擴大會議云乎哉？多見其不知量也！簡直可以說是狗屁。再懸秦鏡，洞照擴大會議之內容，卑鄙醜態，醜態畢顯，閻逆利用之產生偽政府，以圓其土皇帝之迷夢，且可以箝制馮玉祥；馮逆利用之推閻爲主席，藉騙土皇帝之餉彈，俟將來請君入甕之機；改組西山兩派奔走閻馮門下，獻媚軍閥，貪圖私利以賣黨，毀棄多年革命之歷史與人格，開演擴大會議，甘爲封建軍閥之工具與傀儡。總之反革命大集團所築之新廟宇擴大會議，在一般迷信之民衆，或者希望其有靈驗，五福臨臨，而吾人斷定其爲曇花一現，海市蜃樓，毫無重視之價值。要在本黨同志努力奮鬥，力謀根基堅固，一心一德，完成國民革命，彼輩之兒戲組織

，不久定可消滅。爲此揭破荒謬，圖斥奸宄，尙望同志同
胞一致主張，黨國幸甚。中國國民黨黑龍江省縣全體黨員 同叩。

○ ○ ○ ○ ○

總理說「政就是衆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衆人的事便是
政治，有管理衆人之事的力量便是政權」

第三期鐸聲第一題的刊誤，

編輯者

中國國民黨湖北省黨部臨時整理委員會宣傳部

發行處

中國國民黨湖北省黨部臨時整理委員會宣傳部

印刷者

漢口新昌印書館

民樂園後大江家院
電話一七五七號

代售者

各大書局